

監獄——我的第一家



---

著 魯 赫 尼  
譯 來 畢  
行 印 廣 書 方 遠

---

# 監獄—我的第二家庭

尼赫魯著·畢來譯

遠方書店出版

1942·10

# 目次

一九一九年	
一 參戰的報關：監獄	四
二 鐵窗風味的初管	五
三 獄中雜景	一四
一九二三年	
一 那巴國中一支挿曲	三二
一九三〇年	
一 入獄	四四
二 監獄風景錄	四七

三 父親獄中之病……………六一

四 絕食的嘗試……………六六

一九三一年

一 新禁令……………七四

二 人與人之間……………七九

三 風雨山林鳥獸……………九一

四 長時期徒刑之終了……………一〇三

一九三四年

一 「我候君久矣！」……………一〇八

二 鐵窗內外……………一一一

三 加鐘的往事……………一二三

四 最後之出獄……………一三一

附錄

# 一九一九年

世界大戰結束。印度會因由英國方面獲得戰後自主的諾言後，參加此次戰爭，協助英國集團與德國集團對抗。現在，大戰以英國集團之勝利結束。英國由德國的威脅下脫出，印度也將因此由英國的束縛下自由了罷？這是他們的勞力的報酬啊！即使不必談及正義之類的問題。

於是，印度的人們候等着報酬之到來。



## 一 參戰的報酬：監獄

歐洲大戰結束時，印度是在一種被抑制着的興奮情緒之中。工業化已經發展，資本家階級變得既富又強。這高高在上的屈指可數的少數人，已經飛黃騰達，正貪婪地企圖獲得更多的機會，以便投放他們的積蓄，增加他們的財富。至於大多數的人們，却並不十分幸運，他們正期待着對自己那壓碎身體的重担，這時或者可得減輕。在中產階級層，無論何地，都可以看出他們正期待着憲法的變革，這種變革，將產生很多的自治機會，廣開各種新的道路，以便利於他們的成長。全印度的人民都談論着「自決」「自治」之類的問題，大家都很有把握的樣子。甚至於在下層羣衆之中，尤其是在農民中，這種熱烈的期待，也在存在着。由前線歸來的士兵，却與前不同，變得聰明了一點，表示不滿了。

全印度最占優勢的空氣，是「等待」與「期望」，充滿了希望，但仍有着恐懼與焦急之感。不久，等來了一個羅拉特法案，其中有很多嚴厲的逮捕條款，連法律上曾經規定的逮捕

手續，也都不要了。全印度以一腔憤怒之浪迎接這一個法案，甚至於癩瘋和派（註一）也加入了，他們竭全力以反對這些條款；真的，在印度人方面，懷抱着各色各樣不同意見的人們，都一致反對的。然而，法案終於被當局通過，成爲法律了，政府方面唯一的讓步，是限期三年。

一九一九年初，甘地啣（註二）剛患過一場重病。他差不多是出病牀之上，發出請求，要求總督不去同意羅拉特法案。這，和其他別的呼籲一樣，也被置若未聞，於是，差不多全違反着他的本心（註三），甘地啣開始第一次領導起全印革命運動來。他發起了「沙他格拉哈」會（註四），會中人員必須宣誓反抗羅拉特法案以及其他不時頒佈的反對的法律，只要引用到他們的身上的時候。換句話說，他們是公開地，存心地自召監禁生活了。

當我最初在報上知道這個計劃後，我的反應是大覺安慰。困難中的出路，到底找到了，這是一個正大光明的，公開的，可能是有效的行動方法。我情熱如火，想馬上就加入這個「沙他格拉哈」會，我差不多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後果——犯法，坐牢等等，即使我想到這點，我也不管了。但是，我的熱情頓時被挫，我發覺這事並不是一陣風頭。我的父親，竭力反

對這個新念頭。他平生不慣於被一些新的計劃一哄而去的；他必須仔細考慮其後果以後，他才肯走一步新路。他越把這個「沙他格哈拉」會及其工作綱領加以考慮，他越不喜歡牠。一整個人之一齊入獄，會有什麼益處呢？這可能向政府施以何種壓力呢？這些一般的考慮不算，其實，真正地使他動心的，還是私人問題。我竟至於坐牢，在他看來，是荒謬的事。那時，有計劃地結隊入獄，尙未開始，入獄的想頭，最令人厭惡。父親對於子女，是深深地愛着的。他的感情並不外露，但是，在他那冷淡嚴肅的後面，却存在着一種偉大的愛。

這種內心的衝突，經過很多天，因為我們雙方都感覺到，這是難免使我們的生活整個顯現的大問題，所以，都儘可能地努力互相體貼。我只要可能，總想設法減輕他那種明顯的苦惱，不過，我心中却決不猶豫，一定得走上「沙他格哈拉」之路。我們二人，都過着苦惱的日子，我連夜地獨自徘徊，心中苦惱着，想摸索出一條出路。父親呢，——我後來才發覺——他實際地試在地板上睡覺，想一管其滋味如何。因為，他想，我將來入獄後的命運，一定如此。

甘地咕，應父親之請，到阿拉哈巴德來了，他們曾作數度長談，我卻並不在場。結果，

甘地時來勸我不要輕率從事，不要做足以使父親苦惱的什麼事件。對此，我心中很不快，不過，後來別的事件在印度發生（註五），改變了整個局勢，「沙他格拉哈」會的活動，也就停止了。

## 一一 鐵窗風味的初贈

一九二一年全年裏，國民大會的工作人員，已經不斷地被捕着，被判處徒刑，不過，大批逮捕還沒有開始。阿里弟兄，以鼓動印度軍叛變之罪，被判決長時期的徒刑了。他們因以犯罪的話，却在成百的講演台上，被成千的人們重覆地說着。在夏天里，因了我所作過的某幾次講演，我已經被威脅過，將以煽動叛變之罪加諸我的身上了。不過，那時却並沒有採取這樣的行動。<sup>註</sup>年底，局勢緊張達於極點。英國皇太子就要到印度來了，國民大會宣佈，對於一切凡與皇太子之來遊有關的差使，一律予以抵制。近十一月月底時，孟加拉的國民大會議事工作團已被宣佈爲非法團體了，接着，聯合省的，也一樣地成爲非法。羅斯送了一份文告

理孟加拉來，說：

「我覺得雙腳已套上手銬，鐵鍊的重量，已經加在我的身上了。這是一種束縛的痛苦。現在，全印度就是一個大監獄。然而，國民大會的工作，必須繼續進行。我之被逮捕與否，有何關係？我之或死或活，有何關係？」

在聯合省，我們開始挑戰，不但宣稱我們的義勇工作團行將繼續活動，而且，把義勇工作人員的名單，在日報上發表。第一張名單，即以我的父親之名列首。他並不是一個義勇工作團團員，但是，純然爲了要違抗政府命令起見，他加入了，簽上名。十二月初，在皇太子到達我們本省的前幾天，大批逮捕便開始了。

我們知道，局勢終於到了最後關頭；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那不可避免的衝突，即將爆發。監獄，還是一個生疏的所在，到那裏而去，還是一個新奇的念頭。某天，時間頗晚，我正在阿拉哈巴德國民大會辦公室裏坐着，想還清積下的工作債。一個被嚇了的職員告訴我，警察帶了「搜查狀」來，把辦公室的四週包圍住了。我當然也略微受驚，因爲，這種經驗，於我還是第一次，不過，想自炫一下的慾望甚強，想表示出鎮靜、從容、漠然無動於中的態度

，不爲警察之來去所驚。因此，我叫一個職員，陪伴着警察官前往各辦公房間從事搜查，同時，堅持要其餘職員，仍繼續自己的日常工作，把警察視若未見。不一會，就在辦公室門口被捕的一位同事，給一個警察陪伴着走進來向我辭別。我以爲對這種新奇事件，必須以日常事件視之，這種想頭十分強烈，便以一種最最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待我的同事。我信口而出地請他和那位警察等我把正寫着的信結束了再說。不久，城中又有別的一些人被捕的消息傳來了。最後，我決定回去看看家裏的情形如何。到時，我看見一些不可避免的警察，也正搜查着家中的一些房間，知道他們是來逮捕父親和我的。

這時，逮捕判罪，盛極一時，尤其是在聯合省與孟加拉省爲最。這些省份裏出名的國民大會領袖和工作人員，都已被捕，而一般的義勇工作團員，則成千地入獄。國民大會省委員會，是集體被捕的（五十五人一起），那時，他們正在開着委員會會議哩，有很多本來就並未參加任何一種國民大會的或政治的活動，爲熱忱之浪所動，自己堅持要被捕入獄。還有一些政府職員，傍晚下了辦公廳，正在回家的途中，被這一股急流一衝，不到家中而竟跑上監獄去了。青年和少年們，大家擠入警察的大卡車，不肯出去。每天夜里，我們坐在監獄之

中，聽到一輛一輛的大卡車來到獄外，車未到便先聽到車上之人高聲喊叫我們的口號。各獄監獄都擠滿了；監獄官們，對於這種非常現象，無法對付。有些時候，警察大卡車出去帶人，照着所得的逮捕狀行事，必須帶來某一一定數目的囚犯——逮捕狀上沒有寫出姓名，也無法寫出。事實上，由車上跳下來的囚犯，其數目較逮捕狀上所列的爲多，監獄官對這種稀奇古怪的情景，不知如何處理才好。監獄規範中，對這樣的事體，沒有討論到。

漸漸地，政府也就停止了這種黑白不分的逮捕政策：只挑選出有名的工作者予以拘捕。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二年一月間這兩個月內，據估計，大約有三萬人因與不合作運動有關而受判監禁。但是，雖然這些有名的領袖以及工作人員都已被捕入獄，而整個鬥爭的領導者甘地時，却仍在獄外，逐日地發出文書和指示，這些東西，既鼓舞着人民的情緒，也阻止了很多不希望發生的活動。政府一直還沒有去驚動他，因爲，他們怕逮捕他後，會產生各種後果，如印度軍隊和警察的反感等。

一九二二年二月初，忽然之間，情景改變，我們在獄中得知，甘地時已經停止了我們這次鬥爭的攻勢部分，他已經中止了文明抵抗了，這，使我們大覺意外，驚惶無措。我們由報

紙上傳悉，這原因，是由於在緯尼緯拉鄉附近所發生的事體所致，在這個地方，一羣擲下人，向某些警察報復，使用了暴力，縱火焚燒了警察署，燒死半打光景的警察在署內。

我們不知，正當我們的陣地日漸鞏固而各戰場都獲進展之時，我們的鬥爭竟而中止，心中十分惱怒。然而，我們在獄中的惱怒與失望，却無裨益任何人；文明抵抗停止了，而不合作運動也消沉下去。在幾個月的緊張與焦急之後，政府舒了一口氣，第一次得到機會採取政勢。數星期後，他們把甘地暗逮捕，並且，判決處他以長期的監禁。

x

x

x

x

父親和我，都被判處六個月的徒刑，罪名不同，裁判的法庭也不同。幾次審問都很滑稽，我們都不參加，這是我們的慣例。本來，要在我們的講演或其他的活動中找出一點犯罪的材料，那是很容易的。可是，事實上就選出來的，却十分可笑，父親是以一個非法組織——國民大會義勇工作團——之一員而審判，爲了要證明這，拿出來了一份文書，上面有他以身壽文（註六）簽的名，這簽名，當然是他的，不過，碰巧，他從前很少以身壽文簽名，認識他的身壽文簽名的人，實在少得很。於是，他們拖出一位十分潦倒無狀的紳士來了，他發誓

證明簽字。這位先生，完全是位文盲，當他辨認簽字的時候，他竟把簽字顛倒地拿來看哩！我的女兒，這時年十四齡，得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第一次經驗，因為，在父親受審的全部時間里，他都一直把她抱在手里。

我的罪名，是散發大罷市的通告。這，在當時並不能成爲罪名——不過，我相信現在已經是一個罪名了，因為我們正很快地走向自治領的地位了！——然而，我終被判罪。三個月後，我在獄中接到通知，——此時，父親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和我關在一起——說，某檢察官審察結果，認爲我之被處罪，乃是冤枉，必須予以釋放了。我頗爲驚異，因為，並沒有人代表我作任何申請哩。很明顯的，文明抵抗的停止，又使檢查官們恢復活動了。把父親留在裏面，自己出獄，心里很不爽快。

出獄之後，我決定，差不多立刻就到阿米達巴德去找甘地咭。他在我到達那里之前，便已被捕，我和他的會見，係在沙巴馬蒂監獄內。他受審時，我也在場。當時情景，足資記念，當時在場的我們，都不易把他忘掉的。裁判官是一位英國人，處理案子時，嚴肅而又受感動。甘地咭向法庭上的陳述，是十分感動人的。我們離開了，而感情都被激動，腦海之中，

印着他那生動的辭句和他那感動人的姿態。

我回到阿拉哈巴德。在獄外，我感到不快與寂寞，因為，這時許多的朋友和同事，都還在監獄鐵欄之內，只我一人在外。我發覺國民大會的組織，已經不靈活了，便想努力改正他。我特別地有興味於對外國布的抵制。文明抵抗雖然停止，我們工作綱領中的這一條，却還繼續着。阿拉哈巴德的布商，差不多全體宣誓，不輸入或購買外國布疋，並且，爲了這事，還特別組織了一個會來推行。該會在規約中規定，如有誰違犯了公約，必須受罰金之處分。我發覺有幾個大商家違背了自己的誓言，正輸入外國布疋。這，對於那些失忠於誓言的人們，殊不公允，我們勸告無效，而布商協會似乎又無力採取行動。於是，我們決定去糾察這些違約的商店。僅僅是糾察的一點暗示，我們的目的即已達到。罰款照付了，也重新宣誓了。由這處分所得的罰款，我們都交給布商協會去。

兩三天後，我又被捕，和我一塊被捕的，還有很多當時會參加和那些商人們交涉的同事。我們係被控以刑事的威脅與勒索之罪！我還更被控以其他的一些罪名，其中包括謀叛罪。我自己並未辯護，不過，我却在法庭上作了一篇長長的陳述。我至少是被以三項罪名判罪，

其中包括威爾遜勳爵，但是謀叛之罪却未提出，也許，因為他們以為我已經受够了應該受的罪了罷。就我所能記憶的，曾是三個判決，其中二個，為十八個月，算是併發案。一共，我想，我是被判火一年又九個月。這便是我第二次的坐牢。在獄外生活了大約六個星期之後，我又回到獄中去了。

### 三 獄中雜景

一九二一年的時候，以政治罪判決徒刑，在印度並非創舉。特別自加爾分省暴動（註七）的時候起，便經常有着川流不絕地入獄的大批人，他們往往被判以很長時期的徒刑。也常有不加審問便予以拘押的事。當年最偉大的印度領袖蒂拉克，便是已值晚年之際，而被處以長時期徒刑的。歐洲大戰更加速了這種拘押和判決徒刑的過程，謀叛案變得非常普通的了，其結果，往往是死刑或無期徒刑。阿里弟兄和阿沙德便屬於戰時的拘押犯。不久，戰爭結束以後，旁遮布的戒嚴令，又捉拿了大大的一羣；很多的人，都因謀叛之罪，受即判即行的

但是，一九二一年以前，監獄還是一個差不多不爲人知道的地方，在那期間把新囚犯吞了進去，冷酷的大門後面，究竟情形如何，知道的人少得很。我們都會糊糊地想像着，認爲其中住民，都是一些橫行無忌的傢伙，一些危險的刑事犯。在我們的想像之中，這個地方是和孤獨、侮辱和受難等東西連在一塊的，最主要的，是一種茫然不知究竟的恐懼。從一九二〇年以後之常時提到入獄，和我們很多同志之走向監獄，這才漸漸地使我們習慣於這種觀念，這才把那種厭惡和勉強的差不多是完全違反心意的感覺的餘芒取消。不過，無論何種事先的心理準備，都不能使我們在第一次走入那兩扇柵門時，絲毫不感到那種填滿胸臆的緊張情緒和神經興奮。從這些時候起，——十三年以前（註八）——我想，至少有三十萬印度男女，曾經因政治罪而走進這些鐵門，不過，實際上却往往是被依據刑法上其他條款而控訴了。此中有成千的人們，是出出入入，不止一次；他們已經很了解其中滋味，他們已經設法使自己的身體，適合於那個地方的奇怪生活，盡其所能，一直到能夠適合於這種生活爲止；這種生活，充滿了畸形狀況，充滿了一種憂傷的痛苦，充滿了一種怕人的單調。也好像一

個人之漸漸習慣於差不多任何一件事一樣，我們也漸漸習慣於這種生活了；不過，每當我們又一次走入這些鐵門之時，仍有一點和從前一樣的興奮，一種緊張的情感，血脈也走得快了一些。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外面作最後之一瞥，看看那一片綠色和廣闊的地面，看看走來走去的車輛和行人，看看那些也許將很久不得復見的熟習的面目。

X

X

X

X

我第一次入獄時——三個月後頗爲突然地結束了的那一次——對於我們或對於監獄獄員，都是一段十分興奮的時間。監獄官們看見這種新型的囚犯蜂湧而入，精神差不多麻木了。這些新來者的數目一日一日地增加着，這，本身便是非常特殊的，使人有一種印象，好像這便是一支洪水，可能把舊的傳統界碑，一衝而去。更爲令他們苦惱的，是這些新來者的類型，其中各階級的人都有，不過，中產階級却佔着較大的比例。但是，所有這些階級的人們，却有這一點是共同的：他們和一般的囚犯完全兩樣，用老方法對付他們，是不容易的。這一點，當局是看出來了，但是，又沒有足以代替既存規則的東西；既無先例，也沒有經驗。二級的國民大會囚犯，本不十分溫和馴良，在監獄圍牆之內，人數的衆多，使他們有一種勢力

強大的感覺。外面的革命運動，和公衆羣獄中所發生之事的關心，更增進了這種感覺。儘管有着這種多少是進攻的態度，我們一般的政策，却是主張與監獄當局合作的。如果沒有我們的協助，監獄官們的麻煩，不知還要多了多少。管獄員時常請我們去看一些關於我們義勇工作團團員的大牢房，且定要我們去安慰他們，設法使他們同意某項事體。

我們到監獄中來，係出於自願，真的人，有很多義勇工作團團員，且並未被請，便自己分開衆人一擁而入的。因此，便不會有其中任何一人企圖越獄的問題發生。如果他存出獄的欲，他很容易能夠出去，只要對於自己的行動表示悔悟，或者，提供實證以後不再從事此種活動便行了。越獄的企圖，不過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其本身屬於由空明抵抗的各種政治活動上撤退而已。我們勒克瑞的監獄署長，充分地認識了這一點，他常常告訴那位管獄員（他那時是一個「大君」）說，如果他能够使德國民大會囚犯之中有一些意圖越獄而去，他，——監獄署長——一定把他向政府嚴懲異級，給他一個「大士」的銜頭。

我們同獄的人犯，多半給關在監獄內部中心的很多大牢房里。我們大約十八人的光景，我聽得是特別挑選出來予以優待的，是給關在一個從前作機布場用的囚房中，有一個很大的

空地擡進着。我的父親，兩個堂哥和我，得到一間小小的織布房，供我們自己享用。大綉  
 兩丈深一丈六尺寬。我們有着相當的自由，可以由一個大單房到另一個大單房這樣地走來走  
 去。外面的親人要常來會見，也被准許。報紙也有看的，每天讀到將近逮捕的消息而看見我  
 們的鬥爭的發展情形，這使我們常在一種興奮的空氣之中。於相的詩詞裏談話也化費了很多  
 時間，我不能夠讀多少書或做別的研究工作。我每天上午的時間，都消耗在全額擦機和洗我  
 們的房間上，在洗父親的和我自己的衣服上。在紡織上，那裏是空想里即是印地拉諾英年之  
 中最好的天氣。在最初幾個星期之內，我們進被灌輸着我們的義務。中國團員亦各兼學不識  
 字的人們開班教授身書文和烏圖文以及其他的基礎科學。每天開會時，我們環繞着出賣出着  
 潮溼地，各種限制條例增加了。我們的走出囚營外和去探聽獄中隱情我們大多數的義勇  
 工作團員們的一部份地方，都不准許。晚間的班自然也停止了。大綉漸在這個時候，我  
 被釋放。

我在三月初出獄，六月初星期之後，在四月間，我又回來了。這期間，我經歷了極大的痛苦。

有改變。父親已被轉送到領力他耳監獄去，在他去後不久，便實施了一些新的條規。驕在那間大總布房裏的全體囚犯——我先前就關在這裏——都被送到內海監獄里去，給關在那兒的大牢房裏（一個單的太廳）中了。每一個大牢房，實際上是一個監獄中之監獄，在不同的大牢房彼此之間，是不許有交通往來的。會客與通訊，現在限定每月一次了。食物比從前稍賤得多了。不過，我們却被准許由外面拿進來補充。

我們給關着的那間大牢房中，當時一定有大約五十人的光景。我們大家擠在一塊，我們的床舖，一張單舖一張，大約三四尺的樣子。幸好，差不多在那間大牢房裏面的人，我都認識，而其中尚有很多朋友。不過，自早至夜完全不能靜靜地獨坐，這種情形越來越難忍受了。經常看到面，老是這末一羣人，老是同樣的瑣碎而煩惱和氣人的小事體。無法逃避他們，到什麼一個清靜的角落去。我們一起當家沐浴，當家洗澡衣服，大家一塊兒圍繞着大牢房地步當作體操，我們彼此談着，談着，一直捫弄得大家都十分疲倦說不出一語有意思的話時爲止。這對於我們大家，都是一種精神上的極大苦楚，因此，我常常垂頭喪氣。我常得到一點清靜。其後數年，我得到了極多的這種在監獄中的清靜和獨居，這些時候，我往往數月之久

不見人影，除了偶然看見一個監獄官而外。這一來，我又生活在另一種苦楚的體驗中，不過，這時，我希望的却只是一個適當的伴侶。在這些時候，有時我想起了一九二二年在勒羅瑞威獄之中的這種擁擠生活來，心中差不多懷抱着一種妒忌的心情，然而，我自己十分明白，在這種生活之間，我甯取清靜，如果我至少能得在這種清靜之中讀書寫字的話。

但是，我必須說，這一羣同伴，確實是很謙恭有禮令人高興的，我們大家，彼此過得很好。不過，我想，我們有時偶然也會有一點兒一個討厭一個，而希望離開自己以外的人們，找到一點清靜。我所能夠獲得的接近於獨居的地方，是離開大牢房而坐在囚籠中的空地裏。這時，正是季節風的時候，因為通常有着雲，所以能夠如此做。我冒着炎熱，有時還冒着偶然的一小陣雨，儘其可能地，在大牢房外消磨光陰。

在露天的地方躺臥着；我注視着天空和雲塊，而且，比從前更清楚地，我看出他們的色彩變幻，是如何令人驚奇地美妙啊。

「注看着千變的雲塊，

一層復一層，

翕着祝福時光的充裕，

啊！這是多麼甜蜜的心情！」

時光對於我們，不是充裕，而是一種重負。不過，我消磨於注視這些經常變幻着的季節風雲塊的這些時光，確實使我心中愉快，發生一種慰藉之感。我得到一種快樂，差不多像是成就了一個新發見似的，這也是一種好像逃出了禁閉的感覺。我不知道何以特別是那次季節風對我有了如此大的功效；此前的或此後的，都不會這樣地感動我的心過。我曾看見過，也欣慕過不少次的美妙的日出或日落，在萬山之中，在大海之上，也會沐浴於牠的光彩之中，暫時，因為其堂皇壯麗而心爲之動。不過，看了之後，差不多視之爲當然，又看到別的事物上去了。但是，在監獄之中，日出日落都沒有看的，地平線已被遮住，我們不得而見，每天上午很晚的時候，炎熱直射的太陽，這才越獄牆而投入。任何地方都看不出彩色，經常看着那泥土色的獄牆和牢房的黃色模樣，於是，我們的目光也變遲鈍起來了，硬化了。牠們大概渴望着一點光輝，陰影和顏色了，每當季節風的雲塊輕快地駛過之時，扮演出很多希奇的陰影，變幻着五顏六色的光彩，我馬上驚喜欲狂，差不多好像精神恍惚地注視着牠們。有時，

鐵塊俄變，我們便可穿過雲塊中的那一線空隙，看到一種奇異的季節與現象，看見一片深綠的繁榮極盛，好像就是茂無限制的一部分的樣子。

加而我們身上的限制條規，數目越來越多，更嚴密的規則，也實施起來了。新規則之開始以及施行時的態度，其結果在監獄當局與政治犯之間產生了衝突。我們差不多全體——在那間特別監獄中，那時，我們引起有好幾百天——停止會客，以資抗議。很明顯的，他們以為我們之中有些是麻煩製造者，因此，我們七個人給轉送到監獄中監禁得遠的一部分地方去，和木牢房本部，完全隔離。

我們給送到一個較小的囚室中，生活在這地方，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就大體而論，這次轉移，我心裏倒很高興。在此地本擁擠給我們可以很清靜地生活，有着更多的獨居機會。有着更多的時間讀書或做別的工作。我們和監獄其他部份的同事完全隔離，也和外面的世界隔開了，因為，現在一切政治犯都不許看報。

報紙不到面前來了，可是，外面的某些消息，却仍滲進來——牠總往在會洞進監獄裏來。我們一月一次的會客和通信，也替我們帶了些零星的情報來。我們看見，我們外面的門

這天低潮的階段業已過去，成功似乎遇到逐漸的未來去了。外面不團圓大會已分裂成爲兩個集團，非但修改派和維持派。前者，希達斯和我父親的領導之下，我強團民大會參加實美的和省的議院選舉，如果可能，去佔有這些立法議員的席位；後者，在刺加哥派拉查昂的領導之下，反對對不會作運動的領袖的任世修改派時，且甘地噴噴然還在議中。這次鬥爭那優美的理想，曾經把我們帶着前進，現在若無他必遭到了高潮的真實的戰，被一些新黨的衝鋒和爭權的鬼計淹沒了。我們認識了，在熱忱與興奮的時候，要心一點偉大而英勇的事業，比較起當時比已丟之時，則來甘地地堅持不是容易的。我們的精神，被外面來襲的氣息給擊了，這若再加上監獄中所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情感，便增想直覺中生活的苦楚程度。然而，在我們心裏，到底這留著十種的節節的遺憾之感，覺得我們保留著我們的自尊和尊嚴。覺得不管後果如何，我們總會經在正堂堂地行動過。未來是懸揣的，但若不，不管始終以母親姿態出現，就其下情形而論，我們之事很後的命運，似乎必將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都分在獄中消磨了。

我們做著每天慣例的工作，如編織，常常想這小小的囚室，與我作伴，或我作伴。

我們選擇兩個人，前去汲水，像兩條母牛背碗一樣地，由庭院中的水井里，拖出那只巨大的皮桶。就用這樣方法，灌漑了我們囚營內的一個小花園。我們中大多數每天都略事紡織。不過，在這些冬天，在長漫漫的夜里，我主要的事，還是讀書。每當監獄署長來看我們的時候，差不多每一夜他都看見我正讀着書。這種對讀書的專心與熱忱，好像有一點兒使他不安了。有一次，他會談及此事，並加上一句說，就他而論，他實際上是在十二歲上就停止了他的讀幾個讀哩！無疑的，這種談話，對於這位漂亮的英國上校是有用處他的，他得因此避开了麻煩的思想，並且，這也許結果還幫忙了他，使他升到了這樣的高位，充任聯合省的監獄總檢

查官。

長漫漫的冬夜和晴朗的印度天空，吸引了我們去注意星星，藉某種航海圖之助，我們佔很多益的地位記下。每天夜里，我們都等候着牠們的出現，以一種得意於故人的滿足之感，向他們問好。

我們就這樣地消磨了時光，一天一天，拖長成爲很多星期，很多星期又變成很多月。我們也漸漸發覺於我們這種日常的呆板生活了，但是，在獄外的世界裏，真正的憂担，落在

我們婦女同胞們的身上去，落在我們的母親們，妻子們，姊妹們的身上了。她們因長久的等待而被倦了，而她們所保有的那一點自由，當她們的心愛的人們都在監獄鐵柵之內的這時，好像成爲對她們的責備了。

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我們第一次被捕以後，警察就開始常時光臨阿雜館——我們在阿拉哈巴德的房子。他們是去變賣物產和去父親和我二人份上的罰金的；國民大會的政策，是拒絕繳納罰金。因此，警察天天到來，把用具或封存或攜之以去。英底娜——我那年方四齡的女兒——對於這種繼續不斷的掠奪手段，大覺憤悶，便向警察抗議，表示她的大大不快。我想，這些早年的印象，對於她未來關於警察權力的看法，可能一般地予以影響，使她對他更爲痛恨。

在監獄中，他們竭盡全力設法使我們與一般的非政治犯離開，一些特別的監房，照例是留下來專關政治犯的。不過，完全的隔離，終不可能，我們常時會和這些犯人發生接觸，由他們的話里，或者由間接的方法得知當年監獄中的真正生活實況。其中充滿了暴力，詐取和賄賂。食物，是十分惡劣的；我重覆地嘗過幾次，發覺是完全不堪入口的。監獄職員，往往

是力不勝任的，實有薪俸，亦極微薄，不過，他們却有着各種機會以增加收入，方法最精各種想找出來的機會，由囚犯們或其家人身上勒索金錢。監獄員及其助理員以及守獄夫等的職務與責任，照監獄規範上所列，是那末多而且雜，因此，無論任何人，要是帶着良心正當地把他們開除，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聯合省的（也許，其他各省亦然）監獄行政的一般政策，與囚犯之改造或教之以良好習慣和有用職業等等，絕對無關。獄中勞動的目的，是在於爲難囚犯。一個囚犯，必須被嚇倒，被壓服，一直要到會盲目地順從時爲止；想法是這樣的：以爲這一來，他出獄之時，必由獄中帶去監獄的憂愁和恐怖，因此，此後他必會避重就輕，不會再度入獄。

近年以來，賂賂改變得好了一點。食物稍微改良一點，衣服以及其他小事都有改進。這，大部分是由於政治犯們出獄以後在外面所發揚的運動所致。不合作運動，結果，也使得監獄人員的薪水有實際上的增加，這使他們有一個新添上的引誘，仍能繼續對主子效忠。現在，對於監獄中的青年少年，也稍稍盡一點力教他們讀書寫字了，不過這努力却很少效果。然而，這一切變革，雖然也是大可歡迎的，却僅僅觸及問題而已，老的精神，仍依然如故。

大多數的政治犯，不得不忍受對付一般囚犯的這種規則嚴正的待遇，他們沒有什麼特權和其他待遇，但是，因為比較其他囚犯弱和聰明，不容易被壓迫，由他們的身上也弄不出錢來罷了。也就因此之故，他們當然不合監獄職員們的尊意，只要有機可乘，他們之中任一個觸犯了監獄規矩，便被嚴厲地懲罰。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年，他自名為阿沙德，因了這樣一次犯規，便被下令鞭笞。他被縛得精光，吊在鞭人用的三戰刑架上，每當鞭子落在身上扣入肉中時，他便大叫一聲：「擁護聖雄甘地」。每打一鞭，便帶來一聲口號，一直到這少年暈去之時為止。後來，這位少年變成在印度北部恐怖區的領袖之一。

一個人身在獄中，因不見而懷念的事物甚多，但是，最為大家所懷念的，怕是婦女談話和兒童大笑的聲音罷。常時聽到的聲音，都是於不令人愉快的。這些聲音，很粗魯，充滿了威嚇氣味，所用的語句呢，則十分野蠻，其中多半是咒罵字眼。我記得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一種新的缺少。我當時是在勒克瑙監獄中，馬上想到，我七八個月以來，不曾聽到一聲狗叫

x

x

x

x

在一九二三年元月的最後一天，我們在勒克璣監獄中的全部政治犯，都被釋放了。走出監獄鐵門，總常常有着一種安慰之感，有一種快樂的興奮感覺。新鮮空氣，廣大地區，動人的情景，以及故舊的重逢，這一切雲集心中，略略有點兒大喜欲狂了。對於獄外世界的第一個反應中，差不多有點兒歇斯底里的樣子。我們感到狂喜，但是，這却只是馬上就過去的一種感情，因為，國民大會的政治情形，十分令人喪氣。在這塊理想之地，現在是充滿了鬼域技倆，各種各樣的派系，都正設法以通常的各種技倆奪取國民大會機構，這種技倆，使那些還完全有着感覺的人們，把政治看成一個可恨的字眼了。

註一：係當年政派之一，其態度與所用手段，均與急進派相反，一向主張與英國合作，爭取自治領的地位，反對完全的獨立。

註二：「咕」，是身毒斯坦尼語中最常用的一個接尾語，附於人名之後，略與英文之Mr. Miss等相同，可用於一切人。含有恭敬之意，是「咕」字的音譯。

。是，是由梵文的 *Arjuna* 一字而來。*Arjuna* 之意爲紳士或貴人，*Arjuna* 後  
聚在 *Pend* 語（亦屬於梵文系統，流行於印度北部及中部）中，變成  
*Ajra* 再由 *Ajra* 變成 *J* 印度人常稱甘地爲「聖雄甘地」，甘地本人頗不欲  
如此被稱，尼赫魯常以「咕」字稱之。

註三：甘地以前是主張與英國合作的。

註四：「沙他格拉哈」，意思是「真理把持」，其主要內容是以文明抵抗，不合  
作，非暴力的方法反對強權。

註五：此處指的是當年旁遮布的慘案，英將代爾在阿木里普爾槍殺民衆事件。

註六：身壽斯坦尼文，現有兩種語類和兩種書法，卽身壽文和烏圖文。當初，印  
度亞利安人的語文是梵文，至回教徒侵入後，才滲雜入波斯文，現在的身  
壽斯坦尼文是複合體，書法與波斯文相類，含有波斯文成分較多的，是烏  
圖文，含梵文成分較多的，是身壽文。

註七：英國政府見歷次革命多以孟加拉省爲中心，以爲這地方乃革命策源之地，

便決定縮小省區，分而嚴治，因此之故，惹起了暴動，反對分區。

註八：著者寫此文時，係一九三五年，故云「十三年前」。

## 一九二三年

印度全國，就行政外貌而論，可分爲二大部分，其一是英屬印度，其一是土藩王國，前者由英國直接統治，後者則假手於藩王公。這些王國，一共有五百數十個之多，或大或小，各存不同，但是，他們却有一共同之點，即其封建性。這些封建王國，是「獨立」的。德里的法令並不拘束他們，他們自有其法律，政府和警察。

這里，是這些王國封建行政的一個標本，不過，却不是典型的，因爲，在那巴，封建主義與官僚政 合流着。

## 一 那巴國中的一支插曲

國民大會一九二三年秋天在德里召集的大會閉幕後，我馬上遇到了一次奇怪而意外的經

歷。

塞克教徒，尤其是其中的阿克里斯人，經常和旁遮布的政府衝突着。我將要敘述的這樁意外事，和一般的塞克教徒運動無關，但是，無疑的，此事乃因塞克教之公動而起。旁遮布的兩個土藩王國的統治者之間——派伽亞那與那巴之間——發生了一次痛苦的個人爭端，爭端的結果，那巴國的大君，被印度政府革掉職位。委任了一個英國的行政長官來統治那巴。這次的職位革除，塞克教徒十分痛恨，他們在那巴國內國外都發動抗議此事。在這次運動之中，在那巴國內一個名叫絕依多的地方的一次宗教性質的集會，被這位新來的行政長官禁止了。爲了要對此抗議，塞克教徒開始遣送大批的「甲他」——一羣一羣的人之謂——到絕依多去。這些「甲他」被遏止了，被警察鞭打，逮捕，一般的是被帶到一個絕少人煙的森林地方

去，就把他們留在那森林之內。對於這些鞭打，我常時讀到關於牠的記載，當我在德里時，聽說，另一個「甲他」又要前去，而且我被邀請去參觀其情形，這正當國民大會特別會議結束之後。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次邀請。這在我，只不過是化費一日的時光而已，因為，絕依多就在德里附近。兩位我的同事——馬德拉斯的季晚尼和桑他那蒙——伴着我一同去。「甲他」已經走了大半路了。我們計劃到最近的一個火車站去，再由馬路到達鄰近絕依多的那巴園境，這時，「甲他」即轉到達該地。我們到得正好，當我們走近絕依多的時候，那位英國的行政長官下了一道命令給我，不准我走入那巴園內，如果已經入境，便馬上退出。同時，還有一份同樣的命令與我的兩位同伴，不過，因為不知道他們，所以並未寫出名字。我們當時便對送命令的警察官說明，我們一行三人，並非那些「甲他」的一部分，是當作旁觀者而來，同時，也決無違反那國任何法律的企圖；再則，此時業已入境，未入境的問題，當然已不存在，我們又不能突然之間消失而去。現在既已入境，而下一班由此開出的火車，也許又在數小時之後，我們現在，只好準備在適候多停留下來了。於是，不容分說，被捕了。「甲他」到來之時，也被同樣地以野蠻方法對待。

被捕後，整天給關在一個拘留所內，夜里，走到火車站上去。尋他那點藉口，給鎊在一塊，他的左手併着我的右手，連接在手鎊上的一條鐵鍊，即在引着我們的警察手里。手晚尾也銜上手鎊，也給用鐵鍊牽去，在我們後面走。我們這次走下絕依多的大街，不禁使我想起一條狗被人以鐵鍊牽着走的情形來。最初，我們有點兒氣憤，但是，這種情景的幽默，使人覺得有趣，我們便以這次經驗爲樂了。可是！接着而來的那一夜，我們却不以爲樂。這一部分時間是消磨在那火車二等車里的擁擠車廂之中，火車慢慢蠕動着，我且，大概是午夜的時候，這才開快起來，另一部份時間，是在那巴的拘留所中。這全部時間，手鎊與鐵鍊都陪伴着我們，一直到第二天午前爲止，這時我們最後被解交絕依多監獄。沒有第三人的合作，我們彼此誰也不能動一動。和另一人合着過一個晝夜和白天的一部分時間，這樣的經歷，我實在不願意再度嘗試。

在那巴監獄內，我們三人一起給關在一間又臭又髒的小牢房里。既窄小又潮溼，天花板十分低，我們的頭差不多就碰着牠。夜里，我們在地板上睡覺，我常一驚而醒，原來是一只貓或一只老鼠兩腳站我的臉上走過。

三天後，我們被帶到法庭上去受審。於是，那滑稽而奇特的審問過程便連日地在此地舉行。法官那樣子是一點教育也沒有受過。他當然不認識英文，但是，我看他連法庭用語的烏國文也不知如何書寫。我們注意他一個禮拜之久，在這全部時間以內，我們不會見他寫過一個字。如果他要寫一點什麼東西，他便吩咐法庭錄事代辦。我們提出了很多請求，他當時並不作何種批示。他把牠們收下，第二天再拿出來，上面便有着別的什麼人給他寫上的一些東西。我們並未正式地辯護。在不合作運動之中，我們已經習慣於不替本身辯護了。我們認為辯護，即使分明是可以的，也覺得是有失尊嚴的。但是，我却向法院提出一項聲明書，其中列舉事實以及我對那巴的辦案方法——尤其是在英國的行政之下的——的意見。

我們的案件，雖然情形極其簡單，却一日一日地拖延不決。突然之間，來了一次轉變，有一天下午，當天的法庭開始以後，我們正在大廳上等候審問：但是，却一直等到黃昏，大約七點鐘時，我們才被帶到另一個房間內，這兒，有一個人坐在台子旁邊，四週還有着一些別的人。有一個人也在那兒，他是我們的老朋友，那位在魁依多逮捕我們時，他站起來了，開始有所陳述。我問，現在我們在的是什麼地方，正在幹些什麼。他們告訴我，說：這

是一個法庭，我們正因謀叛案而受審。這與我們日來所受的審問完全不同，穩靜的罪名，是違犯不許走入那巴境的命令。很明顯的，他們是以爲違犯這條命令的最多徒刑，不過是六個月，對於我們，這處罰似嫌過輕，乃不得不找出一點更嚴重的案件出來了。顯而易見的，如果果問謀叛案，條件還不够，於是，牽帶了第四個人，他是完全與我們沒有關係的，現在拖來和我們一塊審問了。這位不幸的人，一位塞克教徒，我們並不認識，只當我們到絕依多去的時候，在廣場中看見他一眼。

對於一個叛謀案，竟如此毫無理由地開始審問，我那律師腦筋爲之吃驚不小。這案件全部是假的，然而，他們却也一定要經過一些正式的手續。我向法官指出，關於這項案件，我們事前絲毫未接到任何通知，而我們是應該佈置我們的辯護事宜的。這，他一點也沒有去管他。這便是那巴的一般態度。如果我們要雇一位律師來代我們辯護，則這位律師必須在那巴就地聘請。當我說我想由外面請一位律師來的時候，他們說，這依照那巴的規矩，是不行的。我們進一步地明白了那巴訴訟程序的特別了。我們相當感覺到討厭，便對法官說，隨他任意做去好了，就我們而論，我們是不願意參與這種訴訟程序的。不過，我却不能完全遵守這

概決定。因爲，聽着那些驚人的謊語加諸自己身上而仍一聲不響，這是困難的，所以，我們不時地發表自己關於證據的意見，簡短而中肯。我們也向法院提出關於事實的一份聲明書。這位處理謀叛案法官，比從前那一位要聰明一點，多受了一點教育。

這兩樁案件都進行着審問，我們仍每天都期待着快到這兩個法庭上去，因爲，這不管何時逃出了那一間骯髒的小牢房。與此同時，監獄中的署長，代表着行政長官到我們面前來說，如果我們能够表示悔悟而且提供保證即行離開那巴，則控訴我們的那些訴訟手續均可取消。我們回答說，就我們而論，實在沒有什麼可資悔悟的；應該的我們道教的，是行政長官。我們也不準備提供什麼保證。

在我們被捕後大約兩個禮拜光景，這兩樁案件到底算是結束了。所有這全部時間，都消耗在控訴方面，因爲我們並未替自己辯護之故。其中大部分是用於等待，因爲每一點很小的困難發生，都必須停審要向某位在幕後的當局請示去——也許就是那位英國的行政長官。最末一天，當控訴完結之時，我們提出我們的陳述書。第一個法庭停審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陳述書的回答馬上送來，上面以烏國文寫了一大篇發判詞。很明顯的，鐵宮長的裁判詞決

不可能在我們陳述書送去後這一短時間寫就，必定是我們的陳述書送去之前便已老早寫了的。裁判詞並未讀給我們聽，只簡單地告訴我們說，因為違犯了馬上走出那巴國境的命令，被判處以六個月之徒刑。

至於謀叛案，亦於同日判處。我們被處十八個月還是兩年的徒刑，我記不起了。這是要加在那六個月上的。這樣一來，我們得到了要求是兩年，要求是兩年半的徒刑了。

在我們被審問的全部過程之中，有很多事件發生，足以使我們得見印度土藩王國的行政的，或者說，英國在這些土藩王國之內的行政的真實內容。也就因此，所以外面的人或者新聞記者都不許走入法庭來旁聽。警察任意胡行亂為，不管法官即或縣長，他們竟違反縣長的指示。那位可憐的縣長，只好忍受，不過，我們看不出他何以一定非忍受不可。他怕警察，好像也有點怕我們，因為，我們之被捕，已在報章上引起聲浪了。如果像我們多少已有一點聲望的人尚且如此，則那些普通的人的命運，在這些土藩王國之中，究竟成什麼樣，我真不知道了。

對於土藩王國的形勢，我從父親知道一點。因此，我這次在那巴國意外地被捕，很使他

苦惱。知道的，僅僅是被捕的事實；由報紙的消息上，所漏出的別的消息少得很。他在苦惱之中。甚至打電報給總督探聽我的消息。他要到那巴來，也被多方阻止，但是，結果，他獲得允許到獄中來會我。他無補於我的情形，因為我並未辯護，我勸他回阿拉哈巴德去，不要苦惱。他回去了，但是，他仍把我們的一位年青律師，同事德吾·馬拉維亞留在那巴，以便注意我的案件。但，在那巴，這位律師也絲毫無法。

這些土藩王國，是以落後及其半封建的情形出名的。至於那巴，是在一位英國的行政官統治之下，他是印度文官部之一員，他握有獨裁專制之大權，僅僅服從於印度政府而已。但是，當他要刺奪我們那最一般的最低權利時，他又引用封建的那巴法律程序，以證實其正當。這樣一來，我們得對付一個封建主義與現代獨裁機構的併合物，蒙受兩難之弊而無一端之利。

我們的審問就這樣完結而且被判徒刑了。我們不知道裁判內容究竟如何，只在實際上要痛苦地去忍受遙長的徒刑。我們要求抄錄一份裁判詞的內容，但是，被告要求正式的請求。

那天夜里，在監獄內，監獄署長派人來叫了我們去，並且把行政長官蘇赫利革謬訟法的

一道命令給我們看，這命令把我們緩刑了。並未附上任何條件，這個命令的法律效果，就我們而論，就是說，我們的徒刑業已終了。監獄署長又拿出另一份命令，這叫「行政命令」，也是由行政長官發出，要我們離開那巴，以後如無特別允許，不許重入那巴國境。我請求抄錄一份這兩道命令的內容，但是，不行。於是，我們被護送到火車站上，就在那兒釋放了。在那巴，我們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甚至於連城門也關閉了。我們得知到阿蒙巴拉去的火車即將開行，便乘搭此車。由阿蒙巴拉到德里，再到阿拉哈巴德。

我由阿拉哈巴德寫信給那位行政長官，請他把那兩道命令的內容抄一份給我，想得知實情究竟如何；請連那兩份裁判詞也抄了來。他拒絕把任何一樣內容抄給我。我向他指出，也許我要提起上訴，但是，他仍不肯給我。雖然不斷地努力設法，我終於無法讀到這兩份裁判詞的內容，而這裁判詞判決我及我的二位同事以二年或二年半的徒刑哩！因為我應該了解，這種判決現在仍在我的頭上，只要那巴當局或英國政府高興，這是隨時均可發生效力的。

我們三人，到在這種「緩刑」的形式之下釋放了，但是，我從不會得悉這次謀叛案中

時和我們一同受審的。十分可能的，他仍然未被釋放。他沒有有勁力的朋友或者公眾的輿論去挽救他，像其他的人們一樣，他會永遠陷落在那土藩王國監獄的深淵之中的。但是，我們卻沒有忘記他，不過，我們雖盡了力而仍無濟於事。

我們三人——季哈尼，亞他那黎和我——都由那巴監獄的那間牢房中帶着一位令人不快的朋友，一起回來了。這是傷寒病細菌。我們每人都受到傷寒病的襲擊。我的病很嚴重，有一時曾經十分危險，但是，還是三人中的最輕者，我只在床上一臥病三四星期而已，其餘二人則嚴重地病了一個長長的時間。



一九三〇年

這正是不景氣瀰漫全世界的時候，像在別的地方一樣，牠在印度也惹起了很大的風波，印度革命遂切地發展着，全國有一種新的力量給英國政府以壓迫，這力量要求的是自由，是獨立。但是，也還有着一些落後的勢力，他們仍抱着在大英帝國範圍內爭取自治領的希望。可是，即使對於後者，英國也不答應。實屬處此，一次全國性的鬥爭開始了，在甘地的領導之下，他們以不合作的文明抗抵運動反抗英國，英國的答覆呢，是：

云

## 一 入 獄

在一九二八年後半年和一九二九年中，關於我被捕的話，到處聽到。在報章上的暗示以及我由朋友處得到的許多次的私人警告中——這些朋友們似乎是知道的样子——究竟有着若何的真實性，我不知道，不過，這些警告，確實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變化無定之感，我覺得，我總老是在這種變化不定的情形之下。對於這，我不把牠特別放在心上，因為，我這樣想，不管前途留着等候我的，是什麼樣的東西，牠却決不可能是一種無聊的安定的例行公事般的生活。對於這種變化無定的情景，對於突然而來的變更，對於入獄等等，我越能弄得很習慣，那就越妙。我想，就大體而論，至少對於這種觀念，我確實已經習慣了，這實是一個成功（我的家人，對此亦已聽慣了，不過，却沒有我那樣滿不在乎）；無論何時，逮捕到來的時候，我觀之爲十分自然的事體，如果沒有習慣於這種觀念，我可能不會這樣泰然處之的。因此，那些被捕的諺言，倒也不無報酬，牠們給我某種興奮，在日常生活上給予我一點刺

激。每一個自由之日，都是頗爲珍貴的，日日均有所獲。事實上，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我都是逍遙自在，最後逮捕之來，一直遲至一九三〇年四月的時候。從這時起，我以後生活在監獄外面的時間，其空虛之成份甚多，我在自己家中生活，好像是一位客人，來此作短時期的拜訪而已，經常的情形，是變化無定的，不知道明天等待着我的東西，究竟是些什麼，心中經常地有着一種即將被叫入獄的期待。

國民大會一九二九年的大會，在拉哈爾召集，大會通過了文明抵抗的議案，並決定次年沉月二十六日爲獨立節，開始這次運動。

四月，甘地咕及其食鹽長征隊已走進海邊，我們靜候着攻擊食鹽法以開始文明抵抗的命令之到來。四月六日，是民族週的第一天。在這一天，甘地咕在俱地海岸開始違抗食鹽法了，其後三四日，國民大會的一切組織都接到命令，准許從事同樣行動，在各自的區域以內開始實行文明抵抗。

x x x x x  
我於四月十四日被捕，這時，我正乘火車到中央省的雷意普爾去參加一項會議。就在當

天，我在監獄中受審，依據食鹽條例處六個月的徒刑。事先預料必定被捕，我已經指定了（行使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所賦予我的新權力）甘地暗在我缺席之時繼任國民大會主席，但是爲就心他會拒絕。我指定的第二人，是我的父親。果如我所料，甘地暗不同意，於是父親便成了國民大會代理主席了。

甘地暗呢，則於五月五日被捕。

在六月後半月，我的父親到孟買去，母親和茄夢娜（註一）同去。父親由孟買回家時，即於六月三十日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許德·馬穆特。他們之被捕，係被認爲國民大會的代理主席和秘書，——國民大會已被宣佈爲非法了。他們兩人均被判以六個月的徒刑。

孟買之行，對於父親，是一次很辛苦旅行，自清晨至午夜他都很忙，對於每一個重要的決定，他都必须親自負責。他很久以來身體都不甚健康，而現在回來時，則已疲倦達於極點，由於他的醫生們的迫切的規勸，他決定馬上要作完全的休養了。他計劃到莫沙里去，並且整好行裝，即將動身前往，但是，在他決定起身到莫沙里去的前一天，他在我們賴力中央監獄的拘留所中，出現於我們前面了。

## 一一 監獄風景線

在差不多七年之後，我又回到監獄中來，這時，監獄生活的記憶，已經有點兒模糊了。我是給關在頹力中央監獄中，這是本省大監獄之一，我不得不來嘗試獨闢一處的新經驗了。我的囚營，是和那個住有二千二百名到二千三百名監獄人口的大囚營分離開的。這是一個較小的囚營，圓形，大約一百呎的直徑，有着高約一丈五呎的一道圍牆，圍繞着牠。正當中，是一座醜陋的棧色房子，其中共有四間牢房。我得兩間，是彼此連接着的。此中一間當作馬桶間和浴室。餘下的，好些時候沒有人住。

在獄外所過的那樣興奮而活躍的生活之後，我這時頗覺寂寞而抑鬱。我疲倦已極，兩三天中，痛痛快快地大睡其覺。炎熱氣候業已開始，我被允許夜裏在我的牢房外面，在那間中央的房子與圍牆之間的窄小地方，露天睡覺。我的床，是用鐵鍊繫繫地鎖着，恐怕我竟會把牠帶了走，或者，更可能的，是使我不能拿牠當作一種板榻翻越圍牆。每天夜里，奇怪聲音

嘈雜不已。那些負責監獄本部的管獄犯們，常時以各種不同的音調彼此高聲叫喚，有些時候，把叫聲拖長，一直叫得像遠處來風的呼號聲；在拘留所中的夜班看守員，不斷地以很高的聲音，遠遠地計算他負責囚犯的數目，叫着說，全體安好無事；一晚上，某個監獄官要數次巡察，到我們囚營來時，向值班的守牢員大聲詢問，因為我的囚營與其他的相距甚遠，這些聲音，多半聽不清楚，因此，最初，我猜不出這些聲音究竟是什麼，有很多時候，我覺得我自己是站在一個森林的邊緣處，而農人們正在叫囂着，使野獸們不走進他們的土地之內；有時，又好像是這森林的本身，和夜間出遊的猛獸們正在一起發出他們那合奏之聲。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的幻覺呢，或者，是一個事實，我總覺得一道圓的圍牆，比一道方形的，更其使人想到是正被監禁，無隅無角，增加這種壓抑之感。在白天時，這圍牆甚至侵犯天空，只讓出一個有限的窄狹部份給人看見，我以愁思的眼睛，看着那

一幅蔚藍色的小幕

囚犯們叫牠爲天空，

看着每一朵飛雲。

張着銀帆，一去無歸。

在夜里，這道圍牆更緊緊地包圍着我，我於是覺得好像坐在井底。再不然，我看見的那塊點點星星的天空，好像已經不是真正的天，不過是一個人造行星的一部份而已。

我的這拘留所和囚營，監獄中是衆所周知的「加他哈爾」——「狗房」。這是一個古舊的名字，與我無關，這間小小的拘留所，最初建造時，有意使牠與其他部份遠離，是想用來關禁那些勢非隔離不可的特別危險的刑事犯的。後來，這才用來關政治犯，拘押犯，或諸如此類的囚人，藉此使他們與監獄其餘部份離開。在我這囚營前面，離開相當遠的地方，有着一座高聳的建築，當我最初一次由我的拘留所中看見牠一眼時，大吃一驚，這房子看去好像一個大囚窟，很多人在裏面兜着圓圈走着。後來我才發覺，原來是一個使用人工的抽水唧筒，同時雇用工人有十六名之多，好像人們會看慣一切事物一般，我也漸漸看慣牠了；不過，這東西，在我看來，總覺得是用人類勞動力的一个最愚笨最野蠻的方法，而且，每次當我看過牠的時候，我便想起動物園來。

有好一會，他們都不准許我到這囚營外去作園操或做別的事。後來，才准許每天早

晨很早的時候，走出半個鐘頭，這時，天差不多還完全是黑暗的，我在監獄本部圍牆下散步或跑步。每天早晨這樣早的一段時間，是特別規定給我的，因為，這樣我才不會和其他囚犯接觸，或者被他們看見。我很喜歡這樣外出，牠大大地使我神清氣爽。爲了要儘可能地在我能支配的這段短時期以內的加緊戶外運動，我開始練習跑步，並且漸漸地增加到每天跑上三英里。

我時常在早晨很早的時候起床，大約是四點鐘光景，有時甚至是三點半，這時，天還十分黑暗，這，一部份是由於每天早睡，因為，所備的燈光，不適於長久讀書，我喜歡看星，某些有名的星座的地位，可以使我得知正確的時間。由我躺着的角度看去，我常時看到北極星，越牆窺入，並且，因為牠總老在那兒，我覺得牠給我以大大的安慰。在一個旋轉不已的天體圍繞之中，牠看去好像是一個令人快樂的經常與堅忍的象徵。

一個月之久，我毫無同伴，不過，也並非只有我一人，因為還有着那位看守夫，很多管獄犯和一個廚子犯人和清掃夫，一同在我那囚營以內。偶而，也有一些別的囚犯因某些事體到來，其中多半是管獄犯——正坐着長時期徒刑的牢。「畢生犯」——判處無期徒刑的囚

犯——是很普通的。通常的情形，無期徒刑是假設以二十年為期滿的，有時還不到二十年，但是，當時，監獄中會有很多已經坐了二十年以上的。我在賴力監獄見到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囚犯們，都在肩膀衣服上帶着一塊小木牌，上面書明他們所犯的罪，以及刑期屆滿的日子。在一個囚犯的木牌上，我看見他的刑滿期為一九九六年！在一九三〇年時，他已經坐了好幾年了，而且還將已是中年之人！也許，他是受了幾次的判決，是一次次地加上去的罷；一共，我想，有七十五年之多。

這些「畢生犯」們，有很多若干年沒有看見一個兒童或婦女，甚至活活犧牲也沒有見過，他們和外面世界，完全斷絕了接觸，一點人性的接觸也沒有剩下。他們隱伏在充滿恐懼，復仇和痛恨的思維之中沉思；忘掉了世界的好處，忘掉了仁愛與快樂，只隱伏在罪惡之中生活着，一直到連仇恨的鋒芒也失掉了，於是，生活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東西，成了一個機器般的例行慣事了。他們像活動機器一樣地度其年月，彼此一個像另一個，幾乎毫無情感，除了一個面外——這是恐懼！不時地，囚徒的體重還要稱稱。但是，對於那些在這種怕人的壓抑空氣之中憔悴、孱弱、終於凋萎下去的心靈和精神，人們將如何去稱量呢！人們主張反對死

刑、他們的理論，我很心服。但是，當我看見監獄生活的那種拖延時日的痛苦，我感覺到，倒不如保留那種死刑，而不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殺人。有一次一個「畢生刑」到我的面前來問道：「我們『畢生刑』們怎麼辦呢？」司瓦拉吉（註二）會把我們放出去嗎？」

這些「畢生刑」，是些什麼人呢？其中有很多因搶案所致；搶案發生時，大批的人，竟有五十人或一百人之多，會被集體判罪，這里面，可能有一些確是犯了罪。但是，我不信其中大多數是真犯罪的：這種案件，人們是容易被捲入其中的。一個證人不出場，一點點類似之處，這就十分够了。印度盜匪，現在是日漸增加了，監獄人口，一年一年的增漲。如果人民無飯吃，他們有什麼辦法呢？裁判官們和縣長們，都雄辯地誇大着犯案之日增，但是，他們都錯了，看不見這些事的明顯的經濟的基本原因。

此外，便是鄉村農夫們，因了某種土地上的爭執，發生一種小小的暴動，鞭飛棒舞，某一個因而死亡——結果，很多人終身坐牢，或者，受長時期徒刑的處分。一個家庭，男人往往就被這樣擲入獄中，而讓婦女們盡力支持。這些人們之中，也沒有一個是犯罪相，一般地說，他們都是很好的青年，是在普通的農夫之上，無論由體力方面說或由智力方面說，都是

相當好的。只要稍加訓練，稍稍把他們的趣味轉移到別的事業或腳踢上去，這些人們，便可  
能成爲國家的資產的。

在印度囚犯之中，當然也包含有一些屢戒不悛的刑事犯，這些人，以進攻的態度，反對  
社會而危及公衆。但是，在監獄之中，我看見很多種型的少年與青年，對這些人們，我敢  
於毫不躊躇地信任的，這事使我驚奇，我確實不知道，真正犯罪的與無辜者之間的比例，究  
竟如何，而且，也許，監獄中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到有這種區別。然而，如果有一個  
合理的經濟政策，更多的職業，更多的教育，那末，我們的監獄，很快就會掃空的。不過，  
要使這事成功，則一種澈底的可以影響到我們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計劃，乃爲必需之物，這  
是當然的。此外唯一的好辦法，那就是英國政府所採取的：增加在印度的警察力量，及擴大  
監獄。印度入獄之人，數目之大，實在令人阻蹙。在全印囚犯協濟會的秘書處最近所發表的  
報告中，說，單就孟買管區而論，一九三三年，有一二八，〇〇〇人被送入獄中，同年，孟  
加拉的數字，則爲一二四，〇〇〇人，我不知道各省的總數目是多少，但是，既然兩省的總  
數已多過一百萬的四分之一，則全印度的總數接近百萬的標準，這是十分可能的。當然，這

數目並未代表經常的監獄人口，因為，很多人的徒刑，是短期的。經常的人口，誠然比這要少很多，然而，其數到底還是龐大的。在印度，較大的幾個省份，據說，有着世界上最龐大的監獄行政，聯合省便是據說有着此種大不可靠之光榮的省份之一，而且，十分可能的，他還有——至少曾經有過——一個最爲落後，最爲反動的行政，一點點也沒有去把囚徒當着一個人而看待，沒有視之爲人類，沒有對他的思想加以改進或留心一下。聯合省行政最卓越的工作，就是把犯人關得緊。很明顯的，其中幾無人想到作越獄之舉，我懷疑是否千人之中，有一人可以成功。

在獄中最令人痛心的事，就是：在其中必會碰到很多很多十五歲以上的少年兒童。其中很多，都是面貌聰慧的少年，這些人，如果賦予以機會，便很容易地大有裨益於社會，最近，也曾開始教授他們讀書寫字的基礎學問了，但是，這些努力，都是可憐地不夠與無効。運動與娛樂的機會，幾乎沒有，無論任何一種報紙，都不許閱讀，書籍也不贊成。一切的囚犯，被關在牢房或拘留所之中，十二個鐘頭或更多的時間，像在長長的夜裏，毫無任何一椿事可做。

會客，在三個月當中，只准許一次，寫信也是如此——一個怕人地長的時間啊！就不管長不長罷，而很多囚犯，甚至無法利用他們，如果他們不識字——其中多係如此——他們不得不依賴監獄官來代他們寫信；後者，其他工作做了很多，不願再增加麻煩，往往推卸，或者，就算一封信已經寫就，而所說地點又不對，信因此不能遞到。會客是更其困難了。往往，囚犯們被轉送到不同的監獄去，家人無法追蹤，我會經過到過很多囚犯，他們完全和家人多年斷絕接觸，不知情形。會客，即使真正要三月甚至更久的時間後得到一次，其情形也是奇特非常的。很多的囚犯，和很多來會的人，彼此各各分開，隔着一道欄柵站着會面，雙方的人們，都同時地講話。兩邊都同時很高聲地呼叫，於是，會客本可以得到的那一點輕微的人性接觸，也完全化為烏有了。

只有很少數的囚人，通常千中難得有一（歐洲人是例外），得到一點特惠，可以享受較好的食物，經常的會客通信。當一次很大的政治上的文明抵抗運動發生之際，成千成萬的政治犯們相率入獄，這種特級囚犯的數目，略為增加，但是，即使如此，其數目仍極稀少。在這些政治犯之中，男男女女，有百分之九十五被以普通的情形待遇，並沒有這些便宜可

有些以革命活動的罪名判決處無期徒刑或長時期徒刑的人們，常被長時期地處以密室禁閉。在聯合省，我相信所有一切這些人們，都是不假思索地便處以牢房密室禁閉的。通常，這與密室禁閉是常常作觸犯獄規的懲罰。但是在這些囚犯的情形——往往是一些年青少年，——雖然他們的獄中生活可充模範，仍被寂寞地關着。因此，這一來，便等於監獄署毫無理由地在法庭判決之後，再加上一種附加的可怕懲罰了。這似乎是非常特別的，差不多不合於任何一條法律。密室禁閉，即使一個很短的時間也好，確實是一樁最痛苦的事；如果延長而至多年，那簡直是怕人的事。這簡直是一種優而繼續不斷的退，直至接近白癡之時；人們成了一幅呆笨麻木的樣子，或者是一種被嚇壞了野獸的表情。這是一點一點地宰殺精神，是實施變性的支解靈魂。即使一個人竟得不死，也會變成畸形人而完全和社會世界合不上了。於是，這一問題往往發生了，即：這個人，到底是不是犯了一切罪呢？以什麼的警察手段，一向是可懷疑的，而在政治事件上，他們更是加倍如此。

歐洲人或英印混合種的囚犯，不論其罪名為如何，情形為如何，一律自然而然地列在較

高的一級，享受更好的食物，做較輕易的工作，多得會客和通信的次數。每星期有一個牧師前來拜訪，使他們能經常地和外方各事接觸。這牧師帶些畫報或幽默報章來給他們，必要時還可以代他們和家庭聯絡。

對於歐洲籍的囚犯們之享受這些特惠，沒有誰因之以取不平，因為，他們的數目實在少得很，不過，看見對於其他男男女女的待遇，毫無任何人道標準，却頗令人悲痛。囚犯並不被當着一個人而看待，因此，他或她都不被以人的資格待遇，我們可以在監獄之中得見國家行政壓迫機器的無人道之一方面，其無人道，達於極點。這是一架機器，以最嚴面無情，最最粗忽的態度工作着；與凡撮到于中的一切，牠都把他們壓碎，監獄規則之擬成，是居心用以表現這架機器的存在。此在敏感的男女們，這種無人性的統治，是精神上的苦楚與憤怒。我曾經看見過受長時期徒刑的囚犯們，忍不住聲聲嗚咽，像小孩一般地哭泣起來。一句同情鼓勵的話——還在此種空氣之中十分稀有——會使他們因快樂與感謝而容光煥發。

然而，在囚犯之中，却也常時有着很多動人的事，足以表示他們之間的友情與仁愛。有一次，一個瞎了的「慣」犯在關了十三年之後，被釋放了。在長久閉禁之後，忽然要走出到

一個沒有朋友的世界去了，身上一無所有。他獄中囚犯朋友，都很熱心幫助他，可是，他們也幫助不了許多。一個給他一件寄存在監獄警辦公室里的襯衣；另一個，給他一些別的衣服；第三個，那天早上騎接到一雙新的皮拖鞋，他並且曾經心滿意足地把牠們拿給我看過。這在監獄中，可說是得到了一件了不起的寶貝，當他看見這位多年的瞎子朋友赤着腳走出去的時候，他很願意把鞋也送了他。我那時想，在監獄中，倒要比在監獄外面，有更多的仁愛存在哩！

一九三〇年，是充滿了戲劇性的局勢和令人激動的事件之一年；最最使我驚奇的，是甘地那種鼓勵興奮全國人心的驚人力量。我們記起從前郭哈爾（註三）評論他時所用的話：他如何有着一種把泥土捏成英雄的力量啊。和平的文明抵抗，拿來當作達到偉大的民族的目的之行動技術，本身便已證實其正確，國內發生了一種深深的自信了，我們正大踏步向勝利邁進，不但友人作如是想，連敵對者也作如是想了。在這運動之中很活動的人們，心中都充滿了一種奇怪的興奮情緒，這種興奮情緒，也有一些竟爬進監獄之中來了。「司瓦拉吉到來了一般的囚犯都這末說着，他們焦急地等候着牠之到來，心中抱着一種自私的希望，以

爲體一定可以有益於自己。守牢夫們也期待着，以爲「司瓦拉吉」業已不遠，下級監獄官們，也有一點兒興奮不安了。

在監獄中，我們並沒有日報好讀，但却有一份身毒文的週刊，牠給我們帶來一些消息，往往使我們的想像力變得像燃燒起來了一樣。每天的警棍鞭撻，有時開槍掃射，在緬拉普爾，有着張掛國旗卽處以十年徒刑的戒嚴令。想起我們全國的民衆，心中甚覺光榮，尤其是我們的婦女同胞們；因爲我的母親，妻子，兩位妹妹和很多堂姊妹女朋友們的活動，我特別有一種滿意之感；雖然我在獄中和她們分離，而我們却越來越接近了，此中的連繫，即是彼此都感覺到自己是同一偉大事業之中的同志了。我的家庭，好像已經投入一個較大的集團之中，然而，却又仍然保留着原來的風趣和親密的情緒。茄夢娜大大地使我驚異，她的精力與熱忱，戰勝了她身體上的孱弱，至少，在相當長久的時間內，雖然從事着不屈不撓的活動，而身體仍安舒無恙。

覺得正當他人都在外面冒險受難的時候，而我自己則在獄中過着比較安逸的生活，這種念頭開始壓迫我了。我憧憬着到外面去；我既然無法出去，便決心使自己的生計緊苦一點，

多做工作。我在自己的紡梭上，每天紡織差不多三個鐘頭光景，另外二三個鐘頭，則從事於條式編織，這是我特別向監獄當局要求的。我很喜歡做這種事體。我從事這種活動，不會有過分的緊張，也不需要太多的注意，並且，他們還可以安慰我心境的不安。我經常讀書，不然，就忙於清掃，洗自己的衣服等等。我所做的手工，是我自己要做的，因為，我的徒刑是屬於「輕監禁」。

就這樣，我在懷想外而事情與我的監獄慣事之間，在殫力監獄中生活着。當我注視一個印度監獄的工作時，他使我想，他與英國在印度的政府，毫無二致。在政府機構中，有着一種偉大效能，牠目的在於強化政府對全印度的掌握，對於國內人民，很少或者完全沒有關心。由外表上說，一個監獄應該是有効力地辦理，這，在某種程度以內是真實的。但是，似乎確實沒有誰會想到，監獄的主要工作，應該在於改良和幫助那些到監獄中來的不幸者。擊碎他們——想法確是這樣的，這樣一來，好讓他們走出監獄之時，才會在身上遺一點點精神也不會留下。監獄是如何地被控制着，犯人們是如何地被阻抑着被懲處着的呢？大大地借助於囚犯本身，其中一些被派為守牢犯，或者派為管獄犯，他們因為恐懼，被引誘去與監獄當

島合作，一方面也因為藉藉此獲得報酬和特別的赦免。牢中也有着較少的一些用錢雇用的不是囚犯的守牢夫；在監獄內部的看管工作，大部份是那些守牢犯和管獄犯們做的。一種廣泛的情報組織遍行於監獄之中，犯人們被誘充走狗彼此監視；當然，囚犯中的任何一種一致的聯合行動，是不容許的。這是容易了解的，因為，只有把他們分化，這才能够箝制他們，使他們不能暢所欲言。

獄外，在印度的政府中，我們看出很多的相像，其規模是比較擴大，雖然略時不易清楚看出，不過，在這些地方守牢犯和管獄犯們，其稱呼不同而已。他們另有着壯嚴的頭銜，而他們的辦公制服，也來得格外華美炫目，然而，在他們的後面，也和監獄中一樣，站立着攜帶兵器的武裝衛隊，經常地督促服從。

對於一個現代國家，監獄是如何重要而必需啊！至少，囚犯們已開始作如是想了，在監獄，警察，和軍隊等的基本活動之前，政府很多的行政的或其他的活動，看來差不多完全虛假的，在監獄之中，一個人這才開始了解馬克思的學說，他說，國家乃是一種壓迫性的機構，其目的在於實現某一統治階級的意志。

我在我那拘留所中，獨居一月之久，於是，一位同伴來了——是普拉沙德·新格，他之到來，是一個安慰，其後兩個半月，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最末一日，我們這個囚營，成爲非常興奮的場所了。出乎意料之外，我的父親和許德·馬穆特二人被帶來了，他們都是在阿羅館被捕的，這一天早晨，被捕之時，他們還正在睡覺呢。

### 三 父親獄中之病

父親到監獄里來的時候，身體十分壞，並且，他關在那兒的環境，又極不舒服。這，在政府方面，並不是存心如此，因爲，他們確實準備着盡其力之所及減輕這種不舒服。不過，在賴力監獄中，他們也無多大辦法。我們四個人，這時是共同擠在那間拘留所的四個小牢房里面。監獄署長曾建議，可把父親關在監獄的另一部分去，在那兒可以得到略爲寬敞的地方，但是，我們却甫願一塊住，因爲這樣，我們得以服侍他，使他舒服。

季節風剛開始，甚至於在牢房以內，也特別難於保持完全的乾燥，因爲，雨水不時由屋

頂透過，滴到里面各地方來。夜里，爲了要避免雨水，在連接着我們牢房那個一丈長五尺寬的小洋台上，如何安置父親的床位，也經常地成爲問題。有些時候，他發熱。最後，監獄當局決定建築另一個洋台，較寬大的一個，連接着我們的牢房。這洋台建築好了；而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改進，不過，父親並未十分沾光，因爲，洋台造好不久，他便被釋放了。後來，繼續留在那個拘留所中的我們，倒充分地享受其益。

近七月底的時候，關於薩普魯和加鴉喀爾正努力在國民大會與政府間實現和平的傳說，甚爲瑣上。我們聽說，總督依爾文和薩普魯先生與加鴉喀爾先生之間，曾有文書的往來，又聽說，這些「和平製造者」曾經往訪甘地咭。

七月二十七日，薩普魯和加鴉喀爾忽然帶了甘地咭的一個字條，到賴力監獄來找我們了。我們和他們作了長時期的會晤，這，使得父親十分精疲力竭，因爲，那時他事實上正是發熱。既然不能先和我們執行委員會的同事們——尤其是甘地咭——商討，我們拒絕作任何建議。我們便把這意思寫了一點回覆甘地咭去。

其後十一天，八月八號，薩普魯又來看我們了，帶來了總督的答覆。總督對於我們到耶

那吾達夫，並不反對，——那那吾達是浦那的監獄，甘地時即關在此地；但是，總督及其政治會議諸員却不准許我們會見那些還在獄外、並且還正繼續着實施一種反抗政府的積極鬥爭的常務委員會的其他人士。

後二日，八月十日，我們三人——父親，馬穆特和我——被一部專車由賴力送到浦那去。我們的火車，不停大站，一衝而過，在路旁小站停歇。然而，我們的消息却朝前傳去，在我們停止的車站和並未停止的車站上，却集合了大批的羣衆。在十一日深夜我們抵達附近浦那的克爾機。

與薩普魯和加瑪喀爾在監獄辦公室的會談，經過三天，即八月十三，十四和十五，我們交換信函，表示我們的意見並且列舉使我們能够撤退文明抵抗與政府合作的至低度的必需條件。這些信函，結果都在報紙上發表過。

幾次緊張的會談，大大影響了父親，十六日，他忽然發熱。這，延遲了我們的歸期，我們於十九日夜里，始起身回賴力，仍是乘坐專車。

父親的情形，每況愈下。很多醫生都來看病，其中有他自己的醫生，也有省政府方面派

來的醫生。監獄對於他的病，是一個很不適宜的地方，這是十分明顯的事體，因為這樣的地方，是無適當療治的可能的。但是，當某位朋友在報上建議，說父親應該因病釋放時，他很惱怒，因為，他想人們也許會以為這建議出於他本人。他甚至於發了一通電報給依爾文，說，他不願以蒙受特惠而被釋放。然而，他的情況到底一天一天地惡劣了；體重迅速地減輕，就身體而論，已經等於自己的一個影子了。九月八日，他被釋出獄，整整坐了十個星期的牢。

X

X

X

X

他去了以後，我們的拘留所便變成一個無聊又無生氣的地方了。甚至於父親被釋後，連日報也停止了。四五天之後，我的妹夫雷及特·潘的特被捕，加入我們的拘留所之中。

此後一個月，在十月十一日的那天，我六個月的徒刑期屆滿，被釋出獄。我知道，我將仍少自由，因為鬥爭還在繼續之中，而且越來越緊張之故。「和平製造者」——薩普魯與加瑪爾——的企圖，業已失敗。就在我被釋出獄的那一天，有一二項禁令公佈了。出獄，我心里很高興，並且，在這獲得自由的很短的暫時期內，我很熱切地想做一雙有效的工作。

這時，茹夢娜在阿拉哈巴德，正忙於國民大會的工作；父親在莫沙里療養，母親和妹妹們，和他在一起。

## 四 絕食的嘗試

當我十月里出獄時，政治經濟雙方，在我看來，似乎都正需要在鄉村區域中發動一次抗稅運動。當我在阿拉哈巴德那短短的一天半當中，我們——我的同事們和我——討論過這些事體。我們以一個匆促的通告，在那兒召開了一次國民大會省委員會的執行會議，並且，在長時間的辯論之後，我們決定批准了一次抗稅運動，准許任何一縣都發動運動。

已經獲得了前進的許可，我們阿拉哈巴德縣便要開始第一步實行。我們決定一星期後，召集本縣的「基桑」——即農民代表會議，借此給這次運動一個推動。我覺得，我出獄後第一天的工作便已做得很好了。除此外，我還再加上一點工作去，即參加在阿拉哈巴德城召開的一次廣大的羣衆集會，在會場上，我作了一次長長的演說。後來，我再度入獄判罪，也

就爲的是這次講演。

十月十三日，蒲夢娜和我到莫沙里去看父親，住了三天。他的病已好了一點兒，想起他已越過危險期，日漸恢復健康，我很快樂。而這三天，竟是父親那政命的疾病來把他一掃而空之前，我得和他共處的時間啊！

料想着我之必將被捕，也許希望來多見我幾面罷，父親忽然決定也回到阿拉哈巴德去。蒲夢娜和我，係於十月十七日離開莫沙里以便來得及參加十九日在阿拉哈巴德召集的農民會議。而父親則計劃於十八日，即我們走後之次日，和家中其餘諸人一同起身。

蒲夢娜和我二人這次的歸程，是很令人興奮的。在德赫拉東，差不多在我要離開的時候，一道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命令，下來給我了。在勒克瑙，我們走後幾小時，我得悉，另外一道依據一百四十四條的命令，又在那兒等候着我，但是，事實上並未傳達到我，因爲，有着廣大的羣衆，警察無法找着我。我們於十八日夜裏到達阿拉哈巴德。

十九日晨，一道依據一百四十四條的命令又來找我了！很顯然的，政府是緊緊地追趕着我，我的每分鐘都被計算着。我想在被捕之前得參加農民會議之心甚切。會議非常熱烈地決

定發動本縣的抗稅運動。我也是在會議上發言人之一。我不知道，這樣一來，我是不是就觸犯了一百四十四條，這條法律，是禁止我在公眾面前講話的。

開會完畢，我便到車站上去迎接我的父親和家中其餘各人。火車誤點遲到，車到站後，我馬上離開了。他們去參加一項會議，這會議，是討論由附近農村來的農民和城市人之間的聯合的事件。弗夢娜和我，在這會議結束後回家，身體極度疲倦了，這時已是八點過了。我希望快去和父親談話，同時，也知道他正等候着我，因為，他到來以後，我們差不多一句話也沒有談過呢。在歸家途中，差不多已經看到自家的房子了，車子被命令停止，我於是又被捕，被帶過賈木納河，又回到我的賴力監獄的老營盤來了。弗夢娜獨自地回阿雜館去，向正等候着的家人，報告這個新的發展；於是，鐘正敲着九點，我又走進賴力監獄的大門了。

在獄外八天之後，我又回到賴力監獄中來了，又加入了馬穆特，普拉沙德和雷及特·潘的特一伙，在從前的老拘留所中。過後幾天，我在獄中受審，罪名甚多，都以為我出獄後一天在阿拉哈巴德的那次講演的各不同部分爲根據。依據一百四十四條甲項，我被以煽動罪判處

十八個月的重監禁，五百盧比的罰金（依據一八八二年的食鹽條例，被判六個月，一百盧比的罰金；又依據一九三〇年第六條禁令（我記不起這條禁令是關於那方面的事了），也是六個月和一百盧比的罰金。因為後二者是併發案，一共的數目，是二年的重監禁，附加上的是，罰金折合徒刑五個月。這是我第五次的入獄。

x

x

x

監獄中對政治犯的待遇變得更壞了。當人們在被釋放之後不久又再度來獄中受判徒刑，政府是特別動氣的。雖受懲罰而仍不屈服，這有傷於統治者的尊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或者是十二月初，聯合省的監獄中，有鞭打政治犯之事發生，表面上是爲了觸犯監獄規則之故。我們在額力監獄中得知這項消息，心中大爲憤怒——從這時起，我們已經習慣於此以及其他在印度發生的很多更壞的事——因爲，在我看來，鞭打實在是不正當的處罰，甚至於對付那些最壞的屢戒不改的犯人，也不應該。用之以對付年輕有志的青年們，用之於獄規的技術上的誤犯，那簡直是野蠻了。在同一拘留所的我們四人，曾寫信給政府，談及此事，大約兩週光景，什麼樣的答覆都沒有，我們便決定採取某些一定的步驟，以表明我們對這種鞭打的抗

請以及對這種野蠻手段的犧牲者的同情。我們開始一次完全的絕食，經過了三天——七十二小時。就絕食而論，三天不算什麼了不起，不過，我們誰都不屬於絕食，都不知道我們怎樣才能忍受牠。我從前的絕食，很少超過二十四個鐘頭以上的。

我們並不覺得十分大的困難，便過來了這一次絕食，我心中很高興，看出絕食這東西，並不如我所就心的那樣辛苦。我們每人在這三天之中，都各失去了七磅到八磅的體重。我們每人在賴力監獄中，原來已經失掉了十五磅到二十磅，這次是附加上去的了。

除了這些偶然的擾動外，我們在監獄之中，度着十分恬靜的生活。當時氣候宜人，因為阿拉哈巴德的冬天，是十分令人愉快的。雷及特·潘的轉在我們這拘留所中，是一位大有裨益的人，因為他長於園藝，不久以後，我們那無聊的牢營中，便充滿了花架，因五顏六色而大為美觀悅目。他甚至在這窄狹而有限的地方，安排好一個高爾夫球場哩！

新年，一九三一年的第一天，把茄夢娜被捕的消息帶來給我們。我心中很高興，因為，她很久以來便已憧憬着，要跟着她的同志們入獄。就通常的情形論，她和我的二位妹妹以及其他別的很多婦女，如果是男人，那末，一定老早就被捕了的。不過，那時，政府却盡可能

地避免被捕婦女，因此，她們得以自由很久。而現在呢，她顯得遂了！她定多麼高興啊，我想。

元月二十六日，我們在額力監獄中作樂，歡送過去的一年而迎接將到來的一年。正午時，他們忽然告訴我，父親病狀嚴重，我必須馬上回家。詢問之後，他們對我說，我已獲釋放。雷及特也和我一塊出獄。

那天夜里，其他很多人都由全印度各個不同的監獄中釋放出獄。這些人都是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原來的或是暫代的人員。政府是給我們一個機會會面，同時把局勢加以考慮。因此，無論在那一方面，那天晚上，我都會得被釋。而父親的病況，使我早出來一個鐘頭。這一天，迦夢娜也由她的勒克薩監獄中釋放出來，過了二十六日的短期監獄生活。她也是常務委員會一位暫代人員。

註一：作者之妻

註二：自由或獨立之意，乃當年印度革命所喊口號。

三、印度早年革命者之一

一九三一年

英國不願意放棄對印度的統治，可是，却又希望這種統治能在人們的贊揚和印度人的擁護之下進行。印度的民族主義在英國人帶來了機器以後，大為發展，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民族主義的革命，在根本上的衝突，招致了印度人對英國政府的反對。英國本共一向的政策，一面在印度進行嚴厲的統治，一方面在倫敦召集圓桌會議以和緩空氣。然而，不特得根，英國無法完成他那「在印度人擁護之下的統治」的政策，結果，仍然只好訴諸監獄和警察。

## 一 新 禁 令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到加爾各答去了幾天。馬上回到阿拉哈巴德來參加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會後，想踐一位老朋友的舊約，我到加納他加去。在我由阿拉哈巴德到加納他加去的途中，我和茄夢娜一同到孟買去。她又病了，我想把她留在孟買醫治。剛在我們到達孟買之後，我立刻得知印度政府又在聯合省頒發了一項特別禁令。他們已經決定不必等候甘地暗之到來了，雖然他這時已在由英回印的途中，馬上就要到孟買了。這項新禁令，本意是用以對付土地運動的，但是，禁令內容是那末無所不包，以致於一切政治活動，一切公共活動都成爲不可能了。禁令中甚至於規定對於犯罪的人們的父親以及保護人都予以同樣之處罰。

我切於回到阿拉哈巴德去，想中止了加納他加之遊。我覺得，我的責任是應該與在聯合省的同志們一塊，正當家鄉發生着這許多事體的時候，我仍老遠跑開，這是應受責備的。但是，我終於還是決定先到加納他加去。回到孟買的時候，很多朋友都勸我，叫我多留孟買數

日，以便迎接甘地咭，他定於一星期後抵達孟買。可是，這是不可能的。由阿拉哈巴德傳來達斯唐東的被捕消息，還有其他的人也被捕。除此而外，我們的國民大會省委員會也已經決定在這一星期在依他瓦召集了。因此，我決定回到阿拉哈巴德去，六日以後，如果有時閒，再回到孟買來，一方面迎接甘地，一方面參與國民大會的常務委員會。我把滿夢鄉留在孟買，這時，她已在病床之上了。

x

x

x

甚至於我還未到達阿拉哈巴德的時候，在契沃基站，根據新禁令的一道命令下來給我了。這命令把我軟禁在阿拉哈巴德的市區範圍以內，又告訴我，我不能參加任何羣衆大會，或任何組織，不能在公共地方講演，不能在報紙上或小冊子中寫什麼文章。還有很多其他的禁止。我發覺同樣的命令已經送給我的很多同事了，包括國民大會省委員會主席喜爾晚利在內。

• 第二天早晨，我寫信給當地縣長（命令是他發出的）承認命令接到，並對他說，關於我將做或將不做的事，我不準備向他處去接受命令。我將照平常的樣子做我平常的工作，並且，在這一工作月之中，我還計劃不久就要到孟買去接甘地咭，還要參加一次國民大會常務委

員會的會話，我是該會的秘書。

喜爾晚利和我，決定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離開阿拉哈巴德到孟買去。當我們上車去的時候，我們在晨報上得讀新的邊省禁令和加發爾汗和薩赫布以及其他人們被捕的消息。我們的火車——孟買郵車——不久，突然在一個路旁小站中止進行了，這是依娜達甘傑站，不是通常停車的所在，警察官們上來逮捕我們。一部囚犯車在鐵路旁邊等著，而喜爾晚利和我，便被帶入這部囚犯的囚犯車，帶到賴力監獄去了。警察長，一位英國人，他在賜賞節（註一）那天早上逮捕我們，容顏沉鬱不快，我怕是我們把他的聖誕節弄糟了罷。

於是乎又入獄！

x

x

x

元月四日，我們的審問在賴力監獄中舉行，是根據所謂聯合省緊急治罪法。喜爾晚利被判六個月的重監禁，一百五十盧比的罰金；我被判二年的重監禁，五百盧比的罰金（罰金不付，再扣合徒刑六個月）。我們二人的罪是相同的；我們都奉到同樣的命令必須不走出阿拉哈巴德城以外去；我們一同企圖到孟買去，這樣，便一錢地觸犯了這條命令；我們一道被捕

、同樣被依據同一條款審問，然而，我們的判決却大不相同。不過，我們也有一點不同；我會經寫信給當地縣長，向他說，我居心要到孟買去，違抗那道命令；喜爾晚利則並無這樣的正式文書，不過，他之存心離開阿拉哈巴德，也同樣是衆所週知的事，報紙上曾經提到。判決以後，喜爾晚利馬上問審判我們的那位法官，他之所以得少處徒刑，少罰款，是否出於分區自治（註二）的動機，這，使得在場的人們笑了起來，而法官則狼狽不堪。

我的妻以病孟買，因為不能參加文明抵抗運動而大感煩躁。我母親和兩位妹妹們，都熱心地投身於運動之中，不久，兩位妹妹都入獄，各被判處一年之徒刑。

x

x

x

我們就這樣地在賴力監獄中生活着，和外面的鬥爭斷絕，然而，仍然以千百種方式捲入其中；每天忙着紡織，讀書或者別的其他活動，有時，談及其他的一些事體，不過，却總經常地想着在監獄圍牆之外所發生的事。我們已在牠的範圍之外，但又仍在其中。有時，期望之苦是很大的；或者，對於某椿事體做錯了，便大發脾氣；對於缺點與庸俗之處，很表厭惡。另外有時候，我們却又奇怪地冷靜，能够心平氣和地毫無情緒作用地觀察事態，感覺得正

當着龐大的勢力在作用着而報應正在施行中的時候，細小的個人錯誤與缺點，所關甚微。我們不知道，鬥爭與擾動，實質的熱心，殘酷的壓迫以及可恨的偏激等等，以後將產生何物！這一切將有何結果呢？我們的將往何處去呢？未來已被遮蓋，使吾人不得而見，而牠之被遮蓋着，蓋亦未嘗不妙；於吾人而論，甚至於現在也一部分被一張面紗遮蓋着了。不過，我們却知道一點：現在也好，未來也好，都有着鬥爭，受難，以及犧牲的。

x

x

x

在賴力監獄六個星期之後，我又被送到百呂尼監獄去，我的身體健康又差了，最使我煩惱的是體溫日昇。在百呂尼住了四個月之後，當暑天溫度差不多達於最高點時，我又被轉送到——這次是一個較為涼爽的地方——德勃拉東監獄去，這是在喜馬拉亞山麓。在這兒，毫無間斷地，我居留了十四個半月，差不多到我的兩年徒刑完結的時候。當然，消息還是到我面前來，或由會客而知，或由通訊以及密查後選出來給我看的報紙而知，不過，對於正發生的很多事，我完全無法接觸，只在腦中對於主要的事虛有一種模糊的概念而已。

## 二人與人之間

我們二人——巴拉哈·潘待和我——一塊兒由百呂尼縣監獄被轉送到德赫拉東監獄去。爲了避免一種示威運動的可能，不讓我們在百呂尼上火車，却在五十哩以外的一個小站上去。我們是在夜里被秘密地用汽車送去，在好幾個月的囚居生活之後，那一次在涼爽的夜晚風里乘車飛馳，確實是稀有的愉快。

當我們離開百呂尼監獄之前，有一件小事發生，這事，當時會使我們感動，現在也還記得，情景歷歷在目。百呂尼警察署長，是一位英國人，那天在場，當我走進車內去的時候，他頗爲羞赧地把一句東西交給我，告訴我，其中是一些舊的德文書報。他說，他知道我正在學習德文，因此，把這些書報帶來給我。從前我並不認識他，那次以後，如今也未曾再見。我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這種出於自發的感動行爲，和引起這種行爲的善意，使我感動不已，心中非常感謝他。

在那長長的午夜驅車的全部時間里，我沉思着英國人與印度人之間的關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官廳與非官廳之間，權威者與那些必須服從之人之間的關係。劃分這兩個民族的，是多末大的一條鴻溝啊！他們是如何彼此互不信任，互相嫉視啊！但是，比這種不信任和仇嫉還要更厲害的，是彼此之間的互不了解，因此之故，任何一方都有一點兒懼怕另一方，當另一方在面前的時候，便隨時小心提防着。無論任何一方，在他看起來，另一方總是一位冷酷的，不和氣的人；沒有一方面看出，在這面具之後，有着謙和和友誼，英國人因為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有着很多的物權在手，他們引誘一羣卑躬屈節的爭權之徒和投機份子，在他們左右，他們便由這些討厭的標本來論斷印度。印度人之看英國人的行動呢，只把他們當着代表官方的人員而看待，認為他代表着這種官僚機構的殘忍和一個企圖保存自己的投資利益的全部感情，一個人行行爲，當着以一個「個人」的資格而行動，服從他自己的衝動時，和他以一員官吏或者一支隊伍之一單位的資格而行動時，其間之區別，如何不同啊！士兵，被軍中的口令所硬化，失掉了他的人性，像一架自動機器那樣動作着，射殺那些無礙無辜的人，這些人們，並未加害於他。情形正與此相同，我想，那位一定會躊躇着不欲對一個

個人行兇的警察官，次日，他也一定可以指揮警察向無辜的民衆鞭打的。這時，他不會再想到他自己是一個個人了，他所擊倒，所格殺的羣衆，他也不會把他們認爲是一些個人了。

只要當一個人開始把對方認爲是一個對立的羣衆，或者說一個集團的時候，其間人性的連接，似乎也就不存在了。我們忘記了這一個集團也正是由若干個人而組成，由若干男人、女人，小孩所組成，他們一樣地會愛，會恨，會痛苦。一位普通的英國人，如果他爲人坦白的話，也許會自認他確實認識一些很謙恭的印度人，但是，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例外，就全體而論，印度人還是一個萬惡不赦的集團。一位普通的印度人也一定會承認，他們所認識的某些英國人，確實是可以敬慕的，但是，在他看來，除了這幾位而外，英國人實在是一批不能容忍的，殘酷的，徹頭徹尾的壞蛋。奇怪的是，一個人論斷另一民族的時候，竟不由他所接觸的個人去了解，偏偏由他不甚知道，或者，完全一點不知道的人們去了解呢！

就個人而論，我自己十分幸運，差不多毫無變動地，我既受我自己的同胞們敬重，也受英國人敬重。甚至於我的管獄員以及逮捕我把我當着一個犯人而各地護送的警察，也對我甚好，很多剛硬的悲痛，很多監獄生活的苦悶，因爲有着這一種人性的接觸，減少了許多。

我自己的同胞們之如此對待我，當然不足爲奇，因爲，我在他們之中已經有了相當的聲望和名氣。甚至於在英國人們看來，我已不僅是一個軍團之一員那樣單純的一個個人，我猜想，這事實大概由於我曾去英國受了我的全部教育，而特別是我之曾經到過英國的一個公立學校去，這，使我和他們更爲接近。因此之故，不管我的公共活動不軌到如何程度，他們終於不免把我看成多多少少是一個依照着他們的樣本教育出來的人。當着我把我的境地和多數其他同志的加以比較之時，因爲有着這種特殊的禮遇，我當時感覺得有一點兒狼狽，也覺得有點兒受了侮辱。

儘管我具備着這些有利條件，而監獄到底總是監獄，這地方的壓迫空氣，有時，差不多是不可忍受的。這裏的空氣，充滿了暴力，粗鄙，非法勒索和虛言謊語；不是阿諛，便是咒罵。一個完全還有感覺性的人，必定會經常地生活在緊張情緒之中。一添很小的事體發生，必會使人煩惱不堪。信函中的一點不好消息，報紙上的某一條記載，總會使人差不多因焦急與憤怒而患病一會。在外面，在行動之中往往有着慰藉，各色各樣的趣味和活動，也產生一種身心雙方的均衡。在獄中，却毫無辦法，我們感覺得被壓抑着，被阻止着：不可避免地，

我們對一些事件，因為採取了單方面的而且頗爲歪曲的看法。至於在監獄之中患病，那尤其是不要了。

不過，我仍設法使自己習慣於這種監獄慣例，一方面做體操，一方面做些環算辛苦的工作，終能適應環境。工作和體操，他們在監獄外同價值不管如何，在獄中確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沒有他們，一個人的身體會弄得虛弱不堪的。我遵守着一個嚴格的時間表，並且，爲了使能夠保持標準，我盡可能地實行一些最正當的習慣，如每天修面（我被允許使用一把保險刀）。我提到這樣的小事。因為，人們往往停止了這些操作，而在其他的情狀之下遂弛下去。在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後，夜里愉快地感覺到疲倦了，而睡覺便是最令人歡迎的事。

就這樣，一日復一日地過去，很多星期，很多月，也都過去了。不過，有些時候，一個月却老走——或者說，好像走——可怕地黏着不動，月底老不到來。有時，我會感覺到太不耐煩，很厭倦，差不多當發氣，因每件東西，因每一個人而發氣，——因了我的囚中同伴，因了監獄職員，因了獄外的人們做了或者沒有做某樣事，因了不列顛帝國（不過，這一點却是永久的感情），最主要的，是因了我自己。我常變得萬分神經憔悴，易於受監獄生活吸引

起的各種心情所動。幸好，我能够很快就恢復了常態。

會客日，是監獄中最令人高興的日子。我們是如何地憧憬着牠們，等候着牠們，計算着時日啊！每在會客的興奮之後，隨即產生一種必然不可免的反感，一種空虛和寂寞之感。如果這一次會客不是一次成功的——有時是如此的——因了某些不好的消息使我悶惱，或者，因了別的某種原因，那末，事後我必定深感苦悶。會客之時，監獄官是要在場，那是不消說的，不過，在百呂尼時，有兩三次，還加上一位刑事調查處的人員在場，拿着紙張與鉛筆，熱心地把談話中差不多每一個字都記錄下來。我覺得這特別令人氣憤，而這些會客便是完全失敗的。

後來，因為我的母親和妻子，由在阿拉哈巴德監獄的一次會客之中，後來又由政府方面，受到的那種粗魯的待遇之故，我便停止這些可貴的會客了。差不多七個月光景，我沒有會客。這在我，是一段苦悶的時間，在這一段時期之末，我決定恢復了會客，我的家人前來着，我，會見之樂，幾乎使我癡狂。我妹妹的孩子們，也來着我，當着一個幼小的要像往常一樣地爬上我的臂膀之時，這情景，實在非我的感情所能支持。在長久垂涎人性的接觸之後，這

家庭生活之接近，使我心中紛亂。

當會客停止時，由家裏來的，或由其他監獄中（因為我的兩位姊妹被禁在監獄之中）來的兩星期一次的通訊，便成了極其可貴的東西，給熱切地期待着。如果信件未能在指定之日到來，我心中便大為苦惱。然而，當信件果然到來之時，我却差不多不忍馬上拆開。我像一個人對付一樁已有把握的愉快一樣地玩弄着牠，不過，在腦子後面，却也有着一絲恐懼，怕這信會包含有什麼使我苦惱的消息或暗示在裏面。在監獄之中寫信和收信，往往不啻對一個和平而泰然的生活作嚴重的侵入。牠們產生了一種擾人心意的感情上的情境；在其後一二日之內，人的心四處遨遊，很難於集中精力於每天的工作。

在賴力監獄和百呂尼監獄，我曾經有過幾位同伴。在德赫拉東，我們最初是三個人——巴拉哈·潘德，加昔普爾的阿爾特·新格和我自己——但是，兩個月之後，潘德哈的六個月刑期屆滿，被釋出獄了。後來，另有二人加入我們。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的時候，我所有的同伴都離開了我，而我於是乎一人獨處。差不多八個月，一直到八月底被釋之日為止，我在德赫拉東監獄中，過着一個寂寞的生活。差不多沒有任何人可以交談，只有每天和監獄職員

中一些人談幾分鐘。由技術上說，這並不是一秘密禁閉，不過，却頗近似，而對於我，實是一段苦悶的時期。幸好我後來恢復了我的會客，這，帶來了很多安慰，我想，也許是當作特別的恩賜罷，他們准許我由獄外接受新鮮的花，並且，還可以保存一些像片，這些東西，大大地使我心中欣喜。一般的情形，花與相片都是不許可的，並且，在好幾個場合，我都未蒙准許接受獄外而送來給我的花。想把牢房弄得光彩一點的企圖，是不蒙贊助的，我記得，一個監獄署長，有一次，會反對我的一位同伴安置他的梳洗用具的款式，這位同伴的牢房，就在我的隔壁。他告訴我這位同伴，說，不應該把牢房裝飾得令人看去是動心的，「奢侈的」。這些奢侈品是：一枝牙刷，牙膏，墨水，一瓶髮油，一把刷子和梳子，也許，還有一二件別的小東西。

在監獄中，我們才開始知道生活中小東西的價值。一個人所有的東西是那末少，增添或更換，都不容易；我們對牠們，依依不捨，把一些零碎小物聚集起來，這些東西，如果是在獄外的世界，一定到手紙籃中去了。甚至在毫無東西值得佔有和保留的時候，財產觀念也還不離開我們哩！

有些時候，也有一種物質的憶懷，要求人生安逸之事——身體的舒適，令人愉快的環境，朋友的共聚，趣味橫生的談會，與兒童們一同遊戲等等……報紙中的一紙相片或一段文章，一定會把青年之事，帶來面前，歷歷如在目下，想起青年時代那些無憂慮的日子，一種思鄉病便會攪住我們，這一來，那一天便一定在不安之中過去。

我每天都陪事紡織，因為，我覺得一些手力工作，很可以和緩精神，這是在太多的腦力工作之後的一種調劑。但是，我主要的事，還是讀書寫字。我不能獲得我想讀的一切書籍，因為，有着限制，還有着審查。同時，那些審查員們，又並非一律人稱其嚴。施朋格勒「西方之衰頹」一書，便給扣留，因為，這書名看去是富於危險性和煽動性的。不過，我確實也不能埋怨了，因為，就全數而論，我得到頗為不少的各種書籍。並且，我似乎是一位特別被優待的人，我的很多同事（甲斐囚犯）想得到關於時事問題的書，十分困難。在貝拿勒斯監獄時，我聽說，甚至政府的白皮書，其中含有英國政府的憲法草案（註三），也不許拿進獄中，因為她討論政治問題。英國官員所最熱心推崇介紹的書，是宗教的書報或小說。

在印度，正當最一般的公民自由都已被剝奪的此時，而來談論囚犯的權利問題，殊不切

時。然而，這一個題目，還是值得考慮一下的。如果一個人被法庭判決處以監禁，能夠說不但他的身體，而且，連思想也得予以禁錮麼？一個囚犯，即使他的身體不能自由，爲什麼思想也不能自由呢？那些在印度負責監獄行政的人們，對於這樣一個問題，一定會大起反感，因爲，他們對新觀念新思想的容受力，通常是很有限的。審判制度，無論任何時候，都是瑣得透頂的，是黨派性的，僵笨的。在印度，牠剝奪了我們很多現代文學和進步的報章雜誌。禁書單是長長的，而且日有增加。更有甚於此者，是囚犯們還得遭受一次第二度的分別的審查，這樣一來，在監獄外面可以合法地購買閱讀到很多的書籍報章，便不能到他們的手裏。

某些時間以前，這樣的問題，曾在美國發生過，那是有名的紐約新新監獄，在這監獄內，某些共產黨的報章給禁止了。在美國統治階級中的反共情緒，是極爲強烈的，但是，儘管如此，監獄當局却同意獄中囚犯可以接受他所希望閱讀的任何一種出版物，包括着共產黨的報章雜誌。典獄官所做下的唯一例外，是：如果是一些他認爲過於激烈煽動性的卡通，則不許可。

當着大多數的囚犯，被禁止閱讀任何報章，不准應用文具的此時——事實上是如此的

——來討論印度監獄中的思想自由問題，是有點兒可笑的。這不是審查的問題，而是完全的禁止。只有甲級囚犯被准許使用文具，這是當然的，甚至於對這些人，也並不是一律准許日報。准讀日報的人，是出於政府的選擇。對於其餘的，一千中的九百九十九，一個時候只准許看兩三本書，而且，情形往往是這樣，他們不可能經常使用這種特權。寫作，或者在所讀的書上面作筆記，是一種危險的玩意，對此，切不可恣意爲之。這一種對於智力發展處心積慮的防礙，是奇怪的，也是發人深省的。由感化囚犯使之成爲一個有用的公民這一觀點說，對他的思想，必須加以研究，並從而轉換他。要教他識字，教他以技藝。但是，這一想法，恐怕印度監獄當局從未思及。在聯合省，此情尤爲顯著。近來，已經在努力教育獄中的兒童和青年們讀書寫字了，但是，這些努力却全無效力，負責之人，多是力不勝任。有時，據說是囚犯不肯讀書。我的經驗，恰恰與此相反：我發覺其中很多都具有學習讀書寫字的飽滿熱情，他們爲此目的，到我的面前來。當着碰到的時候，我們就當時教育他們，而他們也勤苦地學習；有的時候，當我在半夜醒來時，發見他們之中有一二個，在他們的拘留所中，在昏暗的燈籠旁邊，準備第二日的功課，這使我大覺出乎意料。

我就這樣地竭力讀書，由這一個閱讀範圍到另一個閱讀範圍，不過，經常是老拿着一些「沉重」的理論書籍。小說，常使人覺得精神疲強，我不十分讀牠們。有時，我也曾覺得說書讀得過於疲倦了，於是就開始寫作。我寫給我女兒的很多談論歷史事實的信（作者註），佔據了我差不多全部的二年徒刑。這些文章，大大地幫助了我，使我心志康健。在我所寫著的過去生活之中迴活，相當成功，差不多忘記了我的監獄環境。

旅行的書，我總很歡迎的！很多老旅行家的記載：如玄奘，馬哥勃羅，巴士他，和其他的人；或者，近代的如赫丁之越過中亞細亞沙漠地帶的旅行，還有羅呂奇之在西藏發見很多新奇的怪事等等。照片書籍，我也很歡迎，特別是高山和冰河以及沙漠等的照片，因為，在監獄之中，人們是垂涎着廣場、大海和高山的。我有好幾本載有勃郎山，阿爾卑斯山，以及喜馬拉亞山的很美麗的圖片的書。每當我的牢房中或拘留所中的溫度高到華氏一百十五度或更高的時候，我便走向這些書本去，在觀其中的冰河。一本地圖，便是一件令人興奮的東西。我把各種我們過去曾經去過的地方，或希望一去的地方的舊時夢想與回憶，都帶了來。再到那些青年常往之地去，去遊歷所有其他一切代表大城市的誘人耳目的古典遺跡，去穿過那

淒涼的地方，那是高山，去涉越那蔚藍色的地區，那是大海，去看世界的美麗，去注意那變動的人類的鬥爭與衝突；這些憧憬，要去做這一切事的憧憬，掙住我們，扼着我們的喉嚨；我們只好迅速地，悲哀地拋開這本地圖，再回到圍繞着我們的那些熟習的橋樑去，回到那些無聊的慣例工作去，這是我們每天的職份。

〔作者註〕這些文章，後來以「世界瑣聞」一名出版了。

### 三 風雨山林鳥獸

我在德蘇拉東監獄那個小牢房中，或說小房間中，生活了十四個月半，開始感覺到自己好像是牠的一部分了。牠的每一小處，我都熟習。在那粉白塗了的牆壁上，在那起伏不平的地板上，在那給蟲蛀了椽柱的天花板上，每一痕跡，每一凹處，我都知道。在外面的小庭院中，對於一小叢一小叢的草，零碎的小石塊，我都把牠們看成老朋友，和牠們打招呼。我在

那間牢房里，並非獨居。因爲，有好幾大羣胡蜂和大黃蜂也生活在里面；還有很多壁虎，在綠柱的後面住家，每當黃昏之際，即躍出覓食。如果對於那物質環境，稍微加以洶湧，那間小牢房中，無處沒有我的回想和感情，他們對那塊小地方的每一事物，都緊緊地依附著，不忍離開。

我在別的監獄中，也曾得到較好的牢房，然而，在德赫拉東，我還得到一項特惠，這對於我，十分可貴。監獄本部，十分狹小。我們是被關在監獄牆外一間古舊的拘留所中，不過，仍在囚營之內，這地方是那末狹小，在里面無空地可資走動，因此之故，我被准許在早晚走出，於門前大約一百碼的距離內，走來走去地散步。我們仍在監獄囚營之內，不過，由牆內走出，却使我能够看見羣山曠野和一條相當遼遠的大路。這並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特惠，凡在德赫拉東關着的甲級與乙級囚犯，都得享受。在囚營以內，但在監獄圍牆之外，有著另一間小房子，叫歐人拘留所。這房子沒有圍牆，在牢房中的人，可能看得見羣山外人生的美景。關在此地的歐籍囚犯及其他的人，也被允許早晚在監獄門前散步。

惟有一個長久地被關在高牆之後的囚人，才能够體會出屋外散步及露天風景的特殊的心

理上的價值來。這些外出，我甚歡喜，即使當著季節風到來期間，大雨連日傾盆而下，我不得不在水齊膝蓋的情形下走路，我也不停止。在任何地方外出，我一定都歡喜，然而，看着巍然高聳的喜馬拉亞山近在目前，確實是一樁意外的快事，這，十分有效地取消了獄中的厭倦。在無人拜訪的這一段長時期之內，正當我數月獨處之時，我竟然能夠窺視那些我所愛好的山峯，這是我的大好運氣。在我那牢房中，不能看見這些山峯，但是，羣山景象，却充滿胸懷；我甚至覺得和牠們十分接近，在彼此之間，似乎發生了一種微妙的親密情緒了。

衆鳥高飛盡；

孤雲去獨閒，

相看兩不厭，

惟有敬亭山。

我愧不能與詩人李太白同說，甚至對於山峯，也永不厭倦；不過，那却是一種稀有的經驗，通常，我因牠的貼近，實在獲得很大的安慰。牠的堅強與鎮靜，以千萬年的智慧，俯視帶我，嘲笑我那常變的心情，安慰我那紛亂的心。

在德姆拉東，春天是十分可愛的，並且，牠比在下面的平原地帶，時間也是得多了。已經把差不多一切樹木的葉子，剝伐殆盡，羣樹此時是赤足裸體地立着，十分令我驚奇，甚至矗立在監獄門前的四株壯大的槲櫟樹，樹葉也差不多全落了。抑鬱地，憔悴地，牠們在那兒立着，一直到春氣再度把牠們溫暖起來，把生命的消息，送入牠們的內部細胞之時為止。

這時，忽然之間，在槲櫟樹或其他樹的樹面體內，都有了一種震動，一陣神秘的空氣環繞着牠們，宛如幕後正施行着奧妙的手續；發覺點點新綠在牠們的全身伸出來，我這才大吃一驚。

這是一個愉快而有趣的景象。接着，很迅速地，葉子就長出來了，簇簇然，在陽光下閃爍着，在微風中搖動着。由芽成葉的這種突然變化，是多麼美妙啊！

我以前從未注意到芒果樹的新葉是紅棕色的，小豆色的，非常像喀什米爾山上的紅葉。不過，不久牠們就變色，成爲綠的了。

季節風的雨，往往是大可歡迎的，因爲，牠們結束了夏季的炎熱。不過，太多了，却也不是好事，德姆拉東，真是一個雨神最喜歡到來之地。在季節風中止後五六星期以內我們總會得到大約五呎至六呎的雨水，這時，避入一個窄小的地方坐着，努力避免着那些由天花

飯上滴下，或由窗戶口打進來的雨水，却很不愜意。

再說秋天，也是很可愛的；冬天亦然，如果不下雨的話。一個人，當有雪，有雨，有親骨的北風，便會憧憬着一間舒適的住宅，一點溫暖和安穩。是時，我們竟遇着夾着雪雹的暴風雨，雪雹比彈子還大，落下來，打在鐵鐵板的屋頂上，發出很宏大的聲音，有點像大炮轟擊一樣。

我特別記得一天；那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生了一次大雷雨，整天下雨，天氣則萬分嚴寒。就身體方面言之，這可說是在監獄中所過的時日里最不幸的一日。晚上，天色忽然開朗，當我看見附近所有的高山小丘上都薄薄地披上了一層雪衣時，我所有的不幸，便完全消失了。第二天——聖誕節——明朗而可愛，山峯都爲雪所蓋，簡直是一幅大好美景。

因爲不得暢意地作正常活動，我們便變得較爲留心大自然的情況了。碰到各色各樣的獸類與昆蟲，我們也注視起來了。我因爲更爲留心，所以，對於生活在我那牢房中或在戶外的小庭院里的昆蟲的一切情形，都看出來了。我看出，雖然我埋怨着說我太過寂寞，而那個庭

開看去似乎是空虛而荒蕪的，實則却充滿了生命。一切那些蠕行的，爬行的，飛行的昆蟲，都自度着牠們的生計，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干涉到我，我也看不出我有何理由應該干涉牠們。不過，在和臭虫，蚊子，在某種程度以內，還有蒼蠅，我們之間，却有着一個繼續不斷的鬥爭。對於胡蜂與大黃蜂，我是容忍的，牠們生活在我的牢房中，不下數百名。我們之間，有一次，當着一個胡蜂不經意地——我想——叮了我一口的時候，也會有過一次小小的衝突過。我在盛怒之下，企圖把牠們一羣予以消滅，但是，牠們却堅持了一次英勇的抗戰，想保衛牠們那臨時的家庭，其中也許保存着牠們的蛋罷，我也就罷休，決定如果牠們此後不再來麻煩我，也就讓牠們平安地過下去。從這次以後，我在那間牢房里生活了一年以上，胡蜂和大黃蜂環繞着我；牠們從不攻擊我，而我們也就彼此互相尊敬着。

蠅類，我是不喜歡的，可是，我却不得不容忍牠們。牠們無聲地在黃昏薄暗中飛翔，我只能在那昏暗的天色相襯之下看得見牠們。真是些怕人的東西；我對牠們十分恐懼。牠們好像在距人面一英吋之內飛過，我常時就心着，怕牠們會來襲擊我。大蠅類——狐蠅（註四），在空中則飛得較高。

我常常整時地注意螞蟥和白蟻以及其他別的一些昆蟲。也看那些壁虎，他們在黃昏之時，四處爬行，偷偷地走近要捕食之物，彼此間互相追逐，把牠們的尾巴，以一種最滑稽的樣子搖擺着。平常，牠們是避免胡蜂的，不過，我却有兩次看見牠們用最大的留心偷偷地走近胡蜂，由正面攫取之。我不知牠們的避免被刺，究竟是有意的呢，或者是偶然如此。

還有松鼠，如果左右有樹，則其數成羣。牠們會變得很敢於冒險，筆直地走向我們，在勒克瑞監獄的時候，我常時坐着讀書，經過很長久的一段時間，差不多一動也不動，一個松鼠竟爬到我的腿上，坐在膝頭，四方觀望。接着，牠會直視我的雙目，這才認清我並不是一株樹，或者，是牠所誤會的什麼東西。恐懼之情，暫時使牠失掉能力，不久，牠便會疾逃而去。小松鼠們，有時竟會由樹上跌下。這時，母松鼠一定會跟了下來，把牠們捲成一個小球，攜帶到安全的地方去。小松鼠有時也有迷失歸路的。我的一位同伴，把迷路的小松鼠捉了三個來，照顧牠們。牠們是那末小，以致如何喂食物也成了問題。不過，這問題終於相當巧妙地解決了。一個自來水筆的管子，再把一點棉花絲加在上面，就製成了一個有效的吸食

器。

鴿子，在我所去過的各個監獄中，除了阿爾莫拉山坡監獄而外，都有著很多。牠們鬧得目，動輒以千計。黃昏的時候，滿天空都是。有時，監獄官們把牠們射下來喂養。Z. P. P. (註五)當然也有；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倒。有一對在德赫拉東我的牢房的門頭上做巢，我常常時喂牠們食物。牠們變得十分馴服，如果有時牠們的早飯或晚飯稍微耽擱，牠們必然靠近我的身旁來，高聲地吵鬧着，要求牠們的食物。看牠們的表情，聽着牠們那性急的叫聲，我覺得十分有趣。

在賴力，有着成千的鸚鵡，一大羣曾經生活在我那拘留所內牆壁上很多的裂隙裏。牠們的求愛和調情的情形，往往是一個令人心醉的情景。有些時候，在兩只雄鸚鵡之間，爲了一只雌鸚鵡要發生兇狂的衝突，雌的呢，則靜坐旁邊，等候着會戰的結果，準備以恩惠賜與戰勝者。

德赫拉東，有着各種鳥類，一時聲音雜出，有歌唱之聲，有活潑的顫抖之聲，有啾啾之聲，然而，高出一切之上的，是鳴鳩(註六)的淒婉的哀號。在季節風到來的那一段時間之中，就在到來之前，腦膜炎鷓(註七)來和我們會面了，不久，我便明白了牠之所以被如此

稱呼的道理。牠不論是白天或者夜裏，也不管是出太陽或是下大雨，牠繼續地重覆着同一的叫聲，其堅持之久，可謂驚人。這些鳥，有很多我們都看不見；通常我們只能聽到牠們的聲音。因為我們這小庭院里，並沒有樹木的原故。不過，我却常時看到鶯和鴉，在天空高處，優美地滑翔而過，有時，突然下降，又讓牠們的身體，被一陣急風帶而上昇。常常也有一羣野鴨，在我們的頭上飛過去。

在百呂尼監獄中，有一羣猴子，牠們的滑稽舉止，常常是頗值一看的。有一樁小事，給我印象最深。一只小小的猴子走下來，到我們那拘留所的圍牆以內來了，但是，牠却無法再度翻上牆去。守牢夫和幾位管獄犯以及別的一些囚徒們把牠捉住，用一根繩繫着牠的頭頸。小猴子的父母（假定說）在高牆的頂上看見了這一切的事情，牠們怒氣大發。忽然之間，其中之一，一只巨大的猴子，竟一躍而下，差不多筆直攻入圍繞着那只小猴子的人羣之中。這種行動，是特別地勇敢的，因為，守牢夫和管獄犯們都拿着手杖和警棍，他們正把這些東西在手中揮舞着，而且，他們人數又衆。不計一切的勇氣得到勝利，那一羣人都逃跑了，嚇壞了，把他們的棍子都拋在後面！小猴子於是獲救。

我們也常常有着一些不受歡迎的獸客人。我們常在我那牢房中發見蠍子，尤其當大雨雨之後。令人奇異的，是我們從未及一只刺過一口，因為，我總常常在一些最不可能的地方碰着牠們——在我的床上，或者，坐在一本我剛剛拿起來的書上。我會經把一只特別黑而似乎有毒的傢伙關在瓶內很久，把蒼蠅之類去喂牠；後來，當我用一根線把牠掛在壁上的時候，牠竟然逃去了。我決心不再寬容，因此，滑掃我的牢房，四處捉拿牠，然而，牠已經逃逸無蹤了。

在我的牢房內或在附近的地方，也曾發見過三四條蛇。其中一條的消息傳出，報紙上曾以大標題登出。事實上，我却很歡迎這樣的快事。因為監獄生活實在是沉悶透頂了，舉凡一切足以打破這種單調孤獨的事，人都知其可貴。並不是我賞識了老蛇，歡迎牠，不過，牠對於我，確實沒有像其他別的人那樣可怕。我當然也怕牠們咬我，如果碰着一條蛇的時候，我一定要保護自己。但是，却一定不會有討厭或極端憎惡的情緒。蜈蚣比較使我懼怕多了；而本能的厭惡較懼怕為甚。在加爾各答的阿爾莫拉監獄中的時候，我在半夜忽然醒來，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在我的腳上爬過。我一按隨身帶着的電筒，便看見一只蜈蚣在我的床上。本能

地，以驚人的迅速，我一跳而起，完全與床舖脫離，差不多一直摔到天花板。那時，我才充分地理解了帕吾洛夫的反射說是什麼東西。

在德赫拉東，我看見一只新奇的獸。或者，無庸說是一只在我是新奇的獸。我正站在牢房門邊和那位管獄員談着話，這時，我們看見外面一個人牽着一只奇怪的獸。管獄員派人叫他來，於是，我得見一只介於壁虎與鱈魚之間的東西。長約二呎，有爪，還有一張多鱗的外殼。這個怪模怪樣的獸，還十分生氣洋洋，但却盤繞成一種最奇特的形狀，形成一個結的樣子。牠的主人把一根繩穿過這一個結，就這樣十分愉快地牽着牠走。他叫牠「波」(Bo)。管獄員問他打主意如何處理這東西的時候，他張口笑着回答說，他將用牠來製造「布吉醫」——一種茄叫醫。(註八)。他是一位以森林爲生的。後來，我讀F. W. Champion的 *The Jungle in Sunlight and Shadow* 一書時，這才發覺這東西原來是 *Peacock* (註九) 囚人，尤其是受判長期徒刑的囚人，所遭受的，最是感情上的飢荒。他們常時弄飼養小動物而覓致一點感情上的滿足。一般的普通囚犯，不能飼養動物，不過，管獄犯們却較有自由，通常，監獄職員並不反對他們。最長普通的動物，是松鼠和——很奇怪的——鸚鵡。

餘十)。在獄內不許飼犬，但是，養貓似乎頗受鼓勵。有一次，一個小貓和我交了朋友。牠是屬於一位警獄官的，當他被調動時，他把牠一起帶走。牠去了，我很掛念。養犬雖被禁止，在德赫拉東的時候，我却偶然地被一些狗牽累着。一位監獄官曾牽來了一隻母狗，當他被調動時，他就把牠遺棄了。這隻可憐的東西，成了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了，在水陰溝里寄宿，把那些守獄夫們掉下來的殘食拾起來充飢，常常鬧着飢荒，因為我正被關在監獄之外的拘留所內，牠便時常到我跟面來乞食。我也就開始按時飼養牠。她在一條陰溝下面，生產了一窩小狗。其中大多數都給帶走了，只剩下三隻，我便喂牠們的食物。三隻小狗中有一隻，患了一次厲害的犬瘟熱，這給了我大大的麻煩。我小心地看護牠。有些時候，我竟在一夜之中，十數次起來服侍牠。牠終得不死，我因為我的看護終於救了牠，心中大覺高興。

我在獄中，比較在獄外更多地與禽獸接觸。我一向本來很喜歡狗，也曾飼養過幾條，但是，一旦有別的事體需要我的注意時，我便不能適當地照顧牠們。在獄中，牠們相伴着我，我十分感謝。一般地說，印度人是不贊成把獸類當作家畜飼養的。大可注意的，是：雖然他們對於獸類有着非暴力的普遍理論，然而，對於牠們，他們往往毫不關心，也殘忍不仁。甚

至於牛也好，這是一種最被鍾愛的獸，雖然爲很多印度教徒所尊重，並且，差不多爲他們所崇拜，常常成爲鬧事的起因，然而，也未蒙受到仁慈的待遇。崇拜與仁慈，往往是不並行的。

不同的國家，已經採取了不同的獸類作爲他們的大志或性格的象徵——如北美洲合衆國及德國的鷹，英國的獅和牛犬（註十一），法國的鬥雞，舊俄的熊。這一些護國獸，究竟在造就民族性格上，其功如何呢？牠們之中，大多數是善於侵略及戰鬥的，是掠奪食物的野獸。帶着這種模範在面前而成長起來的民族，似乎也就能有意識地模仿着牠們而塑造自己，開始用侵略的態度，肆意咆哮，更進而蹂躪他人。印度人呢，是溫和的，是非暴力的，因爲，牠們的護國獸是牛。

#### 四 長時期徒刑之終了

我的開釋之期快到了。我得到由於「行爲端正」的照例減刑，這，把我二年的徒刑，減

少了三個半月。我心境的恬靜，或者說，監獄所產生的一種心境的一般麻木，被即將開釋的預期所引起的興奮擾亂了。我在獄外，將做些什麼呢？這一個困難問題以及我對牠答覆之躊躇不定，把出獄的快樂趕跑了。不過，即使這，也只是一種臨時的情感；我那長久地被壓抑着的能力，現在已經開始沸湧起來，我迫切地希望出去。

八月二十三日，我被由德赫拉東監獄轉送——在其他監獄坐了一年半以上之後——到賴力監獄了。恰在這時，我母親突然罹病移入醫院之消息傳來。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日，我因母親之病狀被認為嚴重而得由賴力監獄釋放。如係平常情形，我至遲當在九月十二日徒刑滿時開釋。這一來，我得到了省政府額外的十三天減刑了。

被釋後，我馬上趕到勒克瑙，到母親床前，並留下和她一塊住了一些時日。我是在相當長久的時間之後出獄，覺得和我的環境隔離了，沒有接觸。和大家一樣，我頗為震驚地發覺，當我發居於監獄之中之際，世界却已繼續不斷地前進着，變化着。孩子們和男女少年們都已成人，結婚，生產，死亡，愛與恨，工作與遊戲，悲劇與喜劇。人生中的新趣味，談話的新題目，在我所目視耳聞之中，總有一點使人驚訝的因素存在。人生似乎已經過去了，把我

留在後面。這却不是一個十分愉快的感覺。我很快就會使我自己適合於環境，不過，我却並不覺得急需如此。我看出，我不過僅僅獲得在獄外的短期拘留而已，不久，又必定重新回去的。因此，何必自討麻煩，去設法使自已適應於一種即將離開的生活呢？

註一：聖誕節之次日，因是日當賜以人等以賞金賞物，故有是名。

註二：分區自治主義，乃一部分回教徒（印度教徒也有）的政治主張，主張印度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們分區自治，實際上是分裂印度，英國政府便利用這一理論以離開印  
國關係，以收漁人之利。

註三：指的是當時草擬的印度憲法，並非英國本身的憲法。

註四：一種面似狐狸的蝙蝠。

註五：Miasa 係何鳥待考。

註六：是印度特產的一種鳩，聲音極爲婆娑。

註七：乃鵝鳩之一種。

註八：類似辣椒。

註九：不知究爲何物，譯者疑爲穿山甲。

註十：一種好食毒蛇的獸，印度患蛇之處多畜之以除蛇害。

註十一：古時傳說此種犬曾於戲牛，牛雖怒而無可如何。

## 三九三四年

這一次の入獄，却只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印度發生很大的地震，受害區域損傷甚巨。尼赫魯對於當地政府的措置，表示不滿，直率地予以指責，結果是入獄。

不過，這其實只是一種偶然的條件，自從一九一九年以後，英印衝突事件數目，是與時間之長短爲正比地，一年一年地震害起來了。如果沒有英國的步驟，我們是無法想像英印衝突之停止的。

# 一 「我候君久矣！」

由政治方面言之，這時的印度頗爲沉寂，公共活動大多被政府控制着，壓迫着，逮捕也時有發生。任何一種政治活動，尤其是在鄉村區域中的，都給立刻壓止，各省政府則設法把國民大會人士，由市政機關以及各地方委員會中趕出。依照政府的意志，每一個會以文明抵抗之罪入獄的人，都不宜於在公立學校內充當教師，或在市政廳等處服務。政府把大的壓力加在這些組織身上，並且威脅着說，如果對於那些犯罪的國民大會人員不予開除，則政府的補助金即停止發給。這種迫脅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加爾各答的合作社。孟加拉政府曾經通過一項法律，反對合作社之雇用曾經因政治罪入獄的人們。

x

x

x

x

我不想再入獄，我已經嘗够這味道了。不過，在現存的環境之下，我却看不出我究竟如何能免於此，除非我決心退休，不問一切政治活動。但我無此種打算，因此，我覺得我是注

定與政府衝突不可的了。在任何時候，均可能有一道什麼命令給我，要我做一些事，或者，不許我做某些事，而我的本性呢，對於被以一種特別方法強迫行動，又素來反叛。有人正企圖着威脅壓迫印度人民。我沒有出息，無法作較大規模的什麼工作，但是，無論如何我個人總可以拒絕被威脅壓迫以致於低首屈服。

我被釋放不久，較年青的一位妹妹，克呂惜娜便將結婚，我急於想在我被遣離國之前，得早見婚禮之舉行。克呂惜娜本人，也是在一年徒刑期滿之後，在我前數月出獄的。

x  
x  
x  
x

一九三四年元月。阿拉哈巴德縣各鄉村之中，我們的工作人員又不斷地被捕。元月二十六日——獨立節——就要來了，而這節日是不應該馬虎地過去的。不過，誰該來領導呢？領導些什麼呢？除我而外，即使只在理論上也好，都沒有了一個人算是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的實際活動着的正式人員。我請教了幾位朋友，差不多全體都同意必須做一點事，但是，究竟這一點事應該做些什麼，却沒有同意。我發覺有一種傾向，大家都想逃避任何足致大批逮捕的行動。結果，我發出了一個簡短的通告，號召對於獨立節作適當的紀念，究以何種形式紀念

，由各黨自己決定。在阿拉哈巴德，我們計劃一個遍於全縣的相當大規模的紀念。

我們覺得，這次獨立節紀念的組織者，在那天必定會被捕。在重新入獄之虞，我想到孟加拉去一次。這一部分是想去會見那兒的一些老朋友，但是，真正的用意，却在於想向孟加拉人民略致敬意，因為他們過去幾年以來，曾遭受了非常的痛苦。

我也得和茄夢娜一塊到加爾各答去請教我們在那兒的醫生一下，關於她的療治一事，究竟應該如何佈置，她身體老早就很不好，但是，我們總有意地相當忽視了這事，想把療治延遲，因為，這必須在加爾各答或者別的地方作長時期的勾留，始克有效。當我身留獄外的短時間內，我們想盡可能地一塊生活。我入獄之後，我想，她自會有够多的時間延醫療治的。現在既然被捕在卽，我決定至少我應該親身在加爾各答商討妥當，其餘諸事，可以稍後處理。

因此，我們，茄夢娜和我，決定元月十五日到加爾各答去。我們想及時趕回以便參加獨立節的紀念會。

當夜，茄夢娜和我赴加爾各答，我們完全茫然地，被火車帶着走過南部地震區域。次日

，加爾各答關於這次不幸事件的消息十分少。再次日，零星的消息這才到來。第三日，我們對於這次災難，才開始獲得一個模糊的概念。

x

x

x

x

從貝哈爾回來後，我發表了一篇關於這次地震的申明書，申明書末尾，提出募集振款的呼籲。在這篇申明書中，我批評貝哈爾政府在地震後最初幾天的疏忽。只在貝哈爾城一處，便有成千的人民死亡，而過了三星期之後，我還看見大量的殘物斷片，仍原封未動，遍地都是，然而，數哩外的加馬普爾，却有着其數數千的一大羣鐵路工人，在災難發生後數小時內，本就可以利用他們來掃除的。甚至在地震後十二天，還掘出未死的人哩！政府曾經採取馬上的步驟以保障財產，但是，他們却並沒有這末神速地設法救濟那些被壓倒的人們。

阿拉哈巴德地震救濟委員會派遣我到地震密及的區域去訪問，報告該地所採取的救濟工作的方法。我馬上獨自一人去了，經過十天之久，我在這些殘鐵破爛的地區，各處週遊。

二月十一日，我回到阿拉哈巴德，週遊歸來，疲倦達於極點。十天的緊張，使我容顏似鬼，家人一見，都大吃一驚。我開始替阿拉哈巴德救濟委員會寫撰這次訪問的報告，然而，

這種戰慄了我，在第二個二十四個鐘頭之中，我至少困了十二個鐘頭。

次日，傍晚時光，痴夢鄉和我已吃過了茶點，達斯·唐東正來加入了我們。我們站在洋舍上，這時，一架車子開到面前，一位警察官跳下車來。我馬上知道我的時候已來。我向他走去，說：「Bahai dinon sa apia intakek ita——」我候君久矣。」他頗爲抱歉，說，「這也怪不了他。這次逮捕狀是由加爾各答發出來的。」

我在獄外五個月又十三天，現在呢，又回復到獨居與寂寞來了。不過，真的重担，並不是我的；這，一如往昔，終歸落在婦女肩上——落在我那病著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妹妹的肩上。

## 二 鐵窗內外

當晚，我被送到加爾各答去。一輛巨大的囚犯車，把我由華拉哈站載到拉爾·巴查爾巡捕房去。關於這個有名的加爾各答總巡捕房我曾經讀過很多談及牠的文章了，便很有興趣地

東張西望。可以看見很多的歐籍警官和巡察，比較在印度北部任何一個總巡捕房裏看見的來得多。警士們，似乎是差不多全由貝哈爾或者聯合省東部區域來的。當我很多次在囚犯大卡車中到法庭上去，或回來，或者由這個監獄到那個監獄之時，便有着很多這些警士們在車中陪伴着我。他們的樣子，似乎很不快活，討厭着他們的職務，並且，很明顯，充滿了對我的同情。有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中，甚至淚水盈盈。

最初，我是給開在管區監獄里，由這地方被送到管區總裁判官的法庭上去受審。這是二次新奇的經驗。法庭和太廳，看去好像是一座被包圍着的砲台的樣子，不像公開審判廳。除了少數新聞記者和照例出席的律師而外，任何一位旁聽者都不許到鄰近的任何地方去。警察則大批出場。這種安排，顯然並非特別爲我而設；這是日日如此的慣例。當我被帶上法庭時，我必須走過一道長長的走廊（在房子裏面的），這走廊，緊密地以鐵絲網着，頂上兩旁都一樣。這好像出一個獸籠裏走過似的。被告席離審判官的坐位很遠。在審判廳內，擁擠着很多警察和黑外套黑長袍的律師們。

法庭受審，我已經習之有素。先前的受審，有很多次係在監獄廳內以內舉行。但是四週

却常有着一班朋友，家人，熟習面孔，全部空氣是多半有點兒較爲令人安心的。通常，警察是不在面前的，周圍也從沒有看見到任何一種獸籠似的建築。此地大不然，我看着很多奇怪而陌生的面孔，在他們與我之間，毫無共同之處。這不是一羣令人說目的人們。我以爲穿着長袍的律師們，大家集成一羣，看去是不順眼的，而警察法庭上的律師們，好像更進一步成爲一個特別難看的樣子。最後，我終於在那黑色行列中找出一個熟識的律師面孔，但是，他却又在人羣之中消失了。

甚至在審問尚未開始，我坐在外面陽台上時，便已感到孤寂和孤獨。我的血脈也走得快一點罷，在內心里，我完全不如從前受審時那樣地鎮靜了。那時我想到，甚至於像我這樣飽經審問判罪的人，也還不能對這種情景作正常的反應，那末，年輕而無經驗的，更要感覺到如何的緊張啊！

到被告席上時，倒覺得好了很多。一如往例，並沒有提出辯護，我只作了一篇陳述。次日，二月十六日，我被判決了兩年。我第七次的徒刑便開始了。

x

x

x

囚犯車又把我帶回監獄。在途中時，我們碰着很多軍隊帶着機關槍和裝甲汽車等行進着。我由我們那囚人車的小孔向外偷窺他。我想，裝甲汽車那樣子多末難看，坦克也一樣。牠們使我想起更前的那些怪物——恐龍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來。

我被山管區監獄送到阿里坡中央監獄，在這兒，我得到一間小牢房，大約一丈深九尺寬的樣子。在牠的前面，有一個涼台和一個小小露天庭院。圍繞着庭院的，是一道很矮的牆，大約七尺光景，越牆看出去，眼前便呈現出一片奇怪的景色。各色各式的奇怪建築——單層的，雙層的，圓形的，長方形的，稀奇古怪的屋頂——四周林立，一些則高聳在其他之上。初看到這些圍繞着我的外狀奇特的建築，印象差不多還未消滅，又看見另一個怕人的景象。兩個煙囪，正正地在我這牢房和庭院的前面，正噴出沉密的太股黑煙，有時，風把煙吹到我這個方向來，差不多令我窒息。這是監獄廚房的兩只煙囪。後來，我向監獄長建議，應該設置防毒面具，以便對付這種攻擊。

呆看着阿里坡兩監獄那紅磚建築的毫無變動的景色，吞吸着牠那煙囪的煤煙，這實在不是一個令人喜悅的開端，將來也一定不會使人快意。在我那庭院之中，沒有樹木，沒有花草

之凸。庭院全係用磚石鋪成，精良而寬淨，如果沒有每天煤煙的淤積的話；不過，其中毫樹樹木，頗覺無趣。我只能看見鄰近的庭院裏的一二樹梢。當我到來之時，那些樹梢無花無葉。但是，漸漸地，牠們身上發生了一種神秘的變化，點點新綠，在牠們的枝節上伸出頭來了。葉子由樹芽長成了；牠們很快地生長着，可愛的一片綠色把禿禿的枝節遮滿了。這是一個使人高興的變化，甚至把阿里波爾監獄也弄得愉快宜人起來了。

這些樹中，有一株的上面，有一個鳥巢，我對牠甚覺有趣，常時所觀着。小鳥正在成長中，正學習着牠們的生意經，有的時候，牠們會忽然急急飛而下，神速而驚人地準確，由囚犯們的手里，差不多還由口里，把食物一攫而去。

從日落對日出（差不多是這樣），我們都被鎖在牢房之中，長漫漫的冬夜，是不容易過去的。我漸漸倦於經常的讀書寫字了，便開始在那牢房中走來走去——上前走了四五短步，又回頭來。這光景，使我記起動物園中在鐵籠里來回踱着的熊。有的時候，當我感覺到特別厭惡時，便開始實行我那最喜歡做的救濟辦法，即「頂地矗立」，以頭立於地上。

每夜上半夜是相當寂靜的，城市聲響常時透進來，——電車之聲，留聲機之聲，成者別

的一些遠處歌聲。聽着這種幽逸而遠邇的音樂，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但是，在下半年夜里却得不到很多安靜，因為輪值的守衛常來去走動，而且每個鐘頭都要作某種檢查。某個監獄官會攜着燈籠各處走動，一定要弄清楚，我們之中必須無人越獄。每天上午三點鐘的時候，或者無甯說是在夜里，來了一陣陣巨大的嘈雜之聲，或刷或捧，其聲雜然，廚房開始活動了。

在阿里坡爾監獄中，有着大批的看牢夫，守衛，監獄官，以及辦公職員等等，也如管區監獄一樣，這兩個監獄所關的人口，都約等於賴力監獄的數目——二千二百到二千三百——但是，每個監獄中的職員數，却比賴力的二倍還多。這裏有着很多歐籍看牢夫和退休的印度軍軍官。很明顯的，大英帝國在加爾各答行使職權，比在聯合省更來得緊張嚴密，也更為化費。帝國威風的標誌和經常的提醋物，是囚犯們當着高級官吏到他們面前時必須高聲叫出的那種口號。這口號是「沙爾加爾·沙拉蒙」（註一），聲音拖得很長，叫時還須伴以身體上的某種搖搖擺擺的姿勢。高聲大叫着這種口號的囚犯們的聲音，每天很多次越過我的庭院圍牆走入我的耳里，而尤其以監獄署長每天走過時為最。翻過我那七尺高的牆，我只看得見那一把大大國會的頂端，監獄署長便在這國會的下面行道。

這種特別的口號——沙爾加爾·沙拉蒙——以及隨伴着他的那種姿勢是不是古時的遺物呢，我很懷疑，是不是某些富乎靈感的英國官吏的發明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像這必是假把英國官吏的發明。這口號有着一種典型的英印混合音。幸好除了孟加拉和阿撒姆而外，其餘各省都沒有。大聲叫喊着口號，向「沙爾加爾」強迫致敬的樣子，在我看來是最墮落不過的。

短短的冬天過去了，春天亦已消逝，夏天開始了。天氣一天比一天炎熱起來。對於加爾各答的氣候，我從不喜歡，甚至過牠幾天，也會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沒精打采。在監獄之中，情形自然更爲惡劣，時光過去而我却毫不如意，沒有地方可安置操，在這樣的氣候中又經時地久長被關着，這也許有一點兒影響了我的身體，我的身體便很快減輕了。對於一切門鎖，門窗，鐵柵以及圍牆等等，我已經多末痛恨牠們啊！

在阿里坡爾一月後，我被准許在庭院之外作一點運動。這是令人高興的一種變動，我可以每天早晚在大牆之下來回地散步了。漸漸地，我對阿里坡爾監獄和加爾各答的天氣也習慣了；甚至於那個發出煤煙和嘈雜之聲的廚房，也變成忍受得下的可惡東西了。心中想到別的

一些事體去，胸中充滿別的一些苦惱。——由獄外傳來的消息是不好的。

在我被定罪之後，我發覺在阿里坡爾監獄中，不許我看日報，非常出乎意外。當我還是一個候審犯之時，我得到加爾各答的政治家日報看，但是，在我的審問結束之日以後，就給停止了。在聯合省，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對於「甲級」的，即——第一類囚犯們，是准看一份日報的（經過政府選擇）。在其他別的省份也如此，因此，我有這樣一個印象，以為孟加拉省也應該用着這同一的規則哩！不過，雖沒有得到日報，我却也得到了一份政治家週報。這週報，很明顯地是為回到英國的那些退休的英國官員們或者商人們辦的東西，其中刊載着足以使他們發生趣味的印度消息的摘要新聞。毫無國際消息，我非常想讀到這些消息，因為我一向都密切地注視着牠的。幸好，我被准許讀曼徹斯特導報，這使我得與歐洲和國際間題保持接觸。

在阿里坡爾監獄中，我身體不好，體重已經輕了很多，加爾各答的空氣，日漸增加的炎熱其使我耽心。聽說我將要被轉送到氣候較好的地方去。

五月七日，他們叫我收拾行李，走出監獄。被送到德赫拉東監獄去。在數月的幽禁生活之後，於涼爽的空气中乘車走過加爾各答，十分爽快，在華拉哈火車站上的人羣，看去也令人心醉欲狂。

我對於這次遷移，心中很高興，貯候着附近慕山前德赫拉東監獄。到達之時，這才發覺一切已不如九個月前我離開到頌力去時之適意了。我被關在一個新的地方，是一間掃帚了裝配起來的舊時關家畜的棚子。

當着一間牢房來看，這並不壞，有一個涼台連接着。環接着一個小小的庭院，約五丈長光景。這牢房，比較我從前在德赫拉東得的那一間舊的來，要好一點，但是，不久我就發覺別的一些變更却不好。環繞着的圍牆，從前原高一丈，特別爲了我的原故，又增高了大約四五尺光景了。我所貯候着的那個羣山景象，於是乎完全被遮斷了，我只能看到少數樹尖而已。我留在這監獄內，三月上，從未得一瞥山色。不准我像從前一樣地走出到監獄門前去，而我的小庭院是被認爲足夠運動的了。

這些和其他別的一些限制，都是令人不快的，我頗覺氣憤。我漸漸變得無精打采的，甚

至連在我那庭院中可能做的一點醫藥也不想做了。我從來沒有這般萬分寂寞過，這樣與世隔絕。這種孤獨的囚禁開始影響了我的精神，在身心雙方，都日趨衰頹。在牆壁的另一面，僅僅散步以外，我明知有着新鮮之氣和芬芳之香，有着小草軟泥的涼爽氣息，以及遼遠的景色等等。可是，這一切都無法接近，經常看着這些牆壁，我的目光漸漸變得疲倦而沉重了。因為我是給分開關着，獨自一人，甚至連監獄生活中常有的騷動也沒有了。

六個星期之後，季節風停止了，大雨傾盆而下；第一個星期，我們便得到十二吋的雨水。空氣中已有變動，有着新生命的耳語了；氣溫下降了，身體便感覺鬆暢而獲得安慰。可是，眼睛和心靈却没有獲得安慰。有時，爲了要讓一個守牢夫進來或出去，庭院鐵門也開開幾分鐘，我得突然之間一瞥外面世界——葱綠色的田野和樹林，光澤鮮豔，閃爍着珠寶般的雨珠！這僅僅是一個很短的時間而已，接着，這一幅景色，像電光一閃般的，又全體消逝了。鐵門從來不易大開。很明顯的，守牢夫們是接到指示，如果我在附近的任何地方，不許開門，甚至當他們打開門的時候，也只能閉關那末一瞬間。對於葱綠新鮮這短短的一瞥我倒並不歡迎。這一片景物，在我心身中產生了一種思鄉病，一種心痛，當門關之際，我甚至於避

兇險，不向外看。

但是，這一切不快，當然可歸罪於監獄，却也並不真正是監獄之錯。這實是由於對外面事物的反應，如茄夢娜的病和我的政治苦悶等。我已經開始看出茄夢娜又墮入她那老毛病的掌握之中了。而我覺得又毫無辦法可想，不能照看她。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她的旁邊的話，光景會不同的。

在這些時間里，很明顯的，我的精神十分不佳。睡眠不能安靜，這於我是很非常的，各種惡夢都來找我。有的時候，我竟會由睡夢中大叫而醒。會有一次，這叫聲分明比尋常為厲害，我一驚而醒之時，看見兩個守牢夫在我的床邊站着，顯苦惱於我的鬧聲。我在做夢，夢見我正被人絞殺。

既為現在所苦惱，我便開始想起過去來，想起自我開始在政治活動中參加工作以來，就政治而論，在印度曾有那些事情發生過？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之中，我們會正確到若何程度？錯誤到若何程度？我想，如果我把這些筆之於書，則思考一定會更有系統更有效。這，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專心致意於一種確定的工作，俾得免於苦惱與憂悶。因此，一九三四年六月里

我在德勃拉東監獄中開始寫這本「自傳性的散文」(註二)，在最近八個月之中，只要有空閒寫心情的時候，我都不斷地寫著。也常常有無心提筆而中輟的時候；這種中輟中有三次，幾乎每次都近一月之久。但是，我終於繼續，而現在呢，我已經接近這本個人旅程錄的終結處了。

到七月底時，茹夢娜的病狀很快地惡化，幾天之內即已危險。在八月十一日，我突然被叫離開德勃拉東監獄，當天夜里，在警察護送之下，我被送到阿拉哈巴德去。次日黃昏，我抵達阿拉哈巴德的普拉鴉格站，我在這兒聽到當地縣長告訴我，我已被告時釋放，以便去看病中的妻。這天，由我被捕之日算起，是六個月正差一天的時候。

### 三 如烟的往事

我的開釋，是暫時的，他們叫我知悉，這只是一二天而已，或者，如醫生以為是絕對必須的那極長的時間，這是一個特殊的精量，變化無定，我要坐定下來計劃做點什麼事，那是

不可能的。如果時間一定，便使我能認清自己所立之地究竟如何，俾得設法適應。而事實上，任何一天，任何一個時候，我都會被帶回獄中去的。

這次變更更是突然而來的，我完全沒有準備。田孤獨的幽禁中走到一間充滿了醫生，看護以及家人的擁擠房間之內。我的女兒英底娜，也由參丁尼克坦來了。很多朋友絡繹不絕地前來，看我並探望瑪夢娜的健康。生活作風是完全異樣的；此間有着家庭的安慰，較好的食物。然而，對於瑪夢娜那嚴重病狀的焦急，却使得這全部背景不能完全保持其愉快狀態。

她正癱臥着，極度衰弱，瀕於絕地，瘦得像自己的影子，正微弱地與病魔鬥爭，她可能離我而去的想頭，成爲一種難於招架的襲擊了。自我們結婚以來，已經十八年半了，我洞溯到當日的情形以及其後若干年月中的各事去。

十八年的結婚生活！但是，這其間，會有多少長久的年月，我潛藏在監獄牢房之中，而瑪夢娜則在醫院或療養所之內呢？現在我又正受判着徒刑，僅僅有數日之出獄，而瑪夢娜亦病臥床中，爲生命掙扎。想到此地，我因爲她對於健康之馬馬虎虎，有點兒發她的脾氣了。但是，她對她自己之不能行動，無力在民族鬥爭之中盡其全部義務，她那熱切的心，以之觸

惡，我怎能因此責備她呢？由身體上說不能如此做去，既不寬舒好地工作，又不能療治，心中龍騰之火，便毀傷了她的身體了。

正當我最需要她的此時，總一定不會釋我而去罷？怎麼會呢，我們剛剛開始真正地互相知道互相了解呀；我們的共同生活，現在才好好地開始呀。我們彼此依賴，如是密切；我們要共同去做的事體，又那麼多呀。

當我每一天每一時都侍候著她的時候，我就這樣地想著。

x

x

x

x

那是我被釋放後的第十一天，八月二十五日，巡捕車開來了，警察官走上來對我說，我的時間已到了，得和他一塊到額力監獄去。我向我的家人告辭。當我正走進巡捕車的時候，我那病中的母親伸張着兩臂再向我跑來。她當時的面容，益趨憔悴。久久難忘。

我又回到額力監獄，感覺得好像又開始第一次新的徒刑了。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我已經變成什麼樣的一個鷄毛鱗子了啊！

經由各色各樣的屠期人向我暗示說，如果我能够提供保證，甚至於一個非正式的保證

也可以，說明自己在徒勞未滿之其餘時間以內不參與政治活動，我便可以獲得開釋，以便看顧茹夢娜。這時，我心中確實很不願意到政治活動，而我在獄外十天之內所得見的政治活動，也確實使我討厭，不過，提供一備保證嗎？不忠於我的誓言，我的事業，我的同事們和我自己嗎？這是一個絕不可能的條件，無論情形如何，這樣做去，不管在我的生命基礎上，在差不多每樣我認爲神聖的東西上給予一個致命之傷。他們還對我說，茹夢娜的病狀，是日趨羸劣了，而我之在她身旁，可以產生生死之間的不同。我自己一己之自負和高傲之心會比我給她以這樣一個機會的希望還大嗎？這對於我，好像確實成了一個很使人進退兩難的情形了，但是，幸好，至少我並未那樣的遭遇到如此的兩難。我知道，茹夢娜自己亦必堅決地不買成我之爲她提供任何保證，並且，如果做了什麼這一類的事體，這必使她吃虧，必有傷於她的。

十月初，我又被帶出去看她。她正竊臥着，差不多已入昏迷狀態，發着高度的熱。她迫切地需要我在她身旁，但是，當我正要離開她回到監獄中去的時候，她勇敢地向我微笑，要她俯身下來。我照樣做了，她向我耳語道：「你向政府提供保證嗎！這算什麼呢？決不要緊

麼！

當我出獄的那十一天之中，我已經決定，只要茲麥娜的病狀好轉一點，便把她送到一個更適當的地方去醫治。自那時起，我們便等候她變好一點，但是，她沒有變好，却日趨於下，現在，六個星期以後了，病狀向惡劣方面變化，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事。繼續地等候着，眼看着這每況愈下的過程，是無用的，便決定，就在現狀之下，把她送到山叢中的波華里去。

在她要離開到波華里去的前一日，我又被由獄中帶出去和她作別。我何時再得與她見面呢？我懷疑着。而且，我到底能修再和她見而不呢？但是，她那一天面容光彩而愉快，我也就比較很久以來高興一點了。

大約三星期之後，我被由賴力監獄轉送到阿爾莫拉監獄去，這樣，俾得與茲麥娜接近。

x

x

x

x

在我到阿爾莫拉監獄一個月之後，我被帶出到波華里去看茲麥娜。從這時起，我便得準確地三個星期去看她一次，印度事務大臣賽爾爵士重複地說着，我被允許每星期去看我的



妻子一二次，如果他說的是每月一二次，一定要來得正確一點的。當我在阿爾莫拉的過去三個半月的時間之中，我會去看過她五次。我之提及此事，並非表示不平，因為，我以為在這件事上，政府對我是很寬諒的，曾經把很非常的便利給我，以便去探望茹夢娜。爲了這事，我感謝他們。我這些短時期的拜望，對我非常可貴，也許，對她以一樣。我被允許和她作時間相當長的談話。我們彼此之間，更爲親密了，與她分手，實在是痛苦事，我們之和會目的即在於分離。和的時候，我想起永別分手的這末一天，也可能到來，覺得十分痛心。

元月該位於二月，空氣之中已經有春天的耳語了。又可以看見和聽到夜鶯以及其他的鳥類了，大地上已有細小的幼苗秘密地伸出頭來，注視着這個奇怪的世界了。紅腳鴨已在山巔築上了一塊一塊的血紅色，桃李花也伸出頭來了。每天每天都過去，當牠們過去之時，我計算着牠們，腦中想着下一次到波華里去的探察。我不知道，在「人生之豐富禮物，係在釋放，殘酷其分離之後到來」這一格言里面，究有如何之真理存在。也許，除此而外，這種禮物便不會被賞識。也許，受苦對於清淡思考是必須的橋，不過，過度的受苦，也可能使知識陰影的啊。

遠處的山峯，遠望時，似乎容易到達，也容易爬上去，山頂向我們打着招呼，可是當我走近牠的時候，困難便會發生；而我們越爬得高，旅程越來得吃力，山頂却反而沒入雲端里去了。然而這種「爬」，也仍值得努力，也自有其快樂與滿足。也許，給予人生以價值的，就是這種奮鬥的過程，而並不是最終結果之獲得哩。認清那一條路是正確之路，這往往是容易的事；可是，有的時候，認清那一條不是正確之路，倒覺比較容易，而能去避免錯路，到底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我想，在這兒，我可以引用偉大的蘇格拉底臨死之言，他說：「我不知道死爲何物——牠可能是一件良善的事體，而我對牠並不懼怕。但是，我確實業已知道放棄一個人的立場，是一件醜惡的事，因此，我寧可要可能是良善的東西，而不要業已知其爲醜惡的東西。」

我在監獄之中所消磨的這許多年月啊！我獨自一個人靜坐着，沉入思考之中，我會看見多少季節一個隨着一個地走過，投向深淵中去了！我會看見過多少次的月圓與月缺，而今星移物換，春秋幾度！我的青春中，不知有多少個「昨天」，埋葬在此！有時，我看見這些

業已死亡的「昨天」之鬼，再度出現，帶來了很多令人臨斷的回憶，悄悄地向我道：「這些都有價值嗎？」對這問題的答案，是勿庸躊躇的。如果我獲得一次機會，以我今日所有的知識與經驗，把生活重過一次，無疑地，對於我私人的生活，我將有許多改正；在我從前所做過的許多事上，我必努力以各種方法予以改良，可是，在公共事業上我所過的重要決定，我必一任其如此，毫不更動。真的，我不能改變他們，因為他們較我本身為強壯，一種我無法控制的力量，把我拖向他們去。

自從被定罪已來，差不多整整一年了；我的二年徒刑中之一年，業已過去。另外整整的一年還留下，因為，這一次沒有減刑了；輕監禁是沒有這種折扣的。甚至連去年八月我出獄的十一天，也給加到我徒刑期上去了。不過，這一年也一定要過去，而我亦將出獄……：而那時呢？我不知道，不過，我有這樣一種感覺，覺得我的生命史之一章，業已翻過，另外的篇章，即將開始。這一章中將是什麼東西，我不能清楚地藉想。這本生命之書，（註三），乃於此關閉。

## 四 最後之出獄

本年五月（註四），吾妻離開了波華里，到歐洲去作進一步的療治。自從她離開之後，我復不到波華里去了，再沒有半月一次的外出和在山中馬路上乘車的事了。對於這些，我發覺愈念，阿爾莫拉監獄似乎比從前更爲悶人了。

九月四日，因爲吾妻病狀已入危險期的消息傳來，我突然被山阿爾莫拉監獄中開釋了。錦正在德國士茨華斯華德的巴登意勒爾療治（註五）。我的徒刑被「暫停」了，他們這樣告訴我；於是，我在刑期前五個半月被釋，乘飛機趕到歐洲去。

註一：向政府致敬，擁護政府，服從政府之意。

註二：此處指的是「走向自由」——尼赫魯自傳一書。

註三：指「走向自由」，作者在阿爾莫拉監獄中寫畢此書之最後一句。時爲一九三

五年六月十四日。

註四：此指一九三五年。作者寫此段時，業已出獄，在巴登惠勒爾，時爲一九三五年

十月二十五日。

註五：加麥娜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死於瑞士之羅散城。

## 譯後

翻譯完畢，相應當說的幾句話寫下：

一、尼赫魯之參加印度革命運動，可說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一九三四年時，便已入獄七次，前後被判以十餘年的徒刑。如果每一次都坐滿刑期，那末，截至一九三四年止的二十年間的生涯，是一半以上在獄中過去了。然而，事實上，除了一兩次外，他差不多都越獄早出獄的。雖然如此，我們仍敢於說他的監獄生活在他的全部生涯中仍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了解他這些獄中生活情形，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這位革命者的人格及其毅力，同時，對印度的一般情形也可以獲得一個明確的概念。——可惜，尼氏對於在這次戰爭發生後的第八次入獄，尚無記載，不然，本書豈不更完整麼？

二、本書係由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走向自由」——尼赫魯自傳美國本選譯，該書中譯本（達方書店印行，筆者譯）因欲緊縮篇幅，乃對重政治局勢的敘述，對於獄中生活的詳情不

得不省略一點。——這種省略，其實可說是有計劃的省略，因為，我想特別把尼氏獄中生活另集爲一冊的原故。本書，就是譯「走向自由」時「省略」了的東西。因爲想使尼氏監獄生活完整，故把在「走向自由」中業已節譯的一小部分加入，使之成爲有頭有尾之記載。

三、尼赫魯有一次在入獄之前拍了一通電報給他的女兒英底娜說：「暫時要回到第二個家庭去了」。因此，我把「監獄，我的第二家庭」作爲書名。本書中題目（除「那巴國中的一支插曲」一個而外）以及每章前面的小記，均係譯者所加。

四、對於書中有須加注釋之處，均由譯者就所知註於章末，以資參考。

暹來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雨窗下記

---

# 監獄——我的第二家庭

著 者 尼 赫 魯

譯 者 畢 來

出 版 者 遠 方 書 店

桂林桂西路府後街20號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7 \

772142

21

四川省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四八六號

772142